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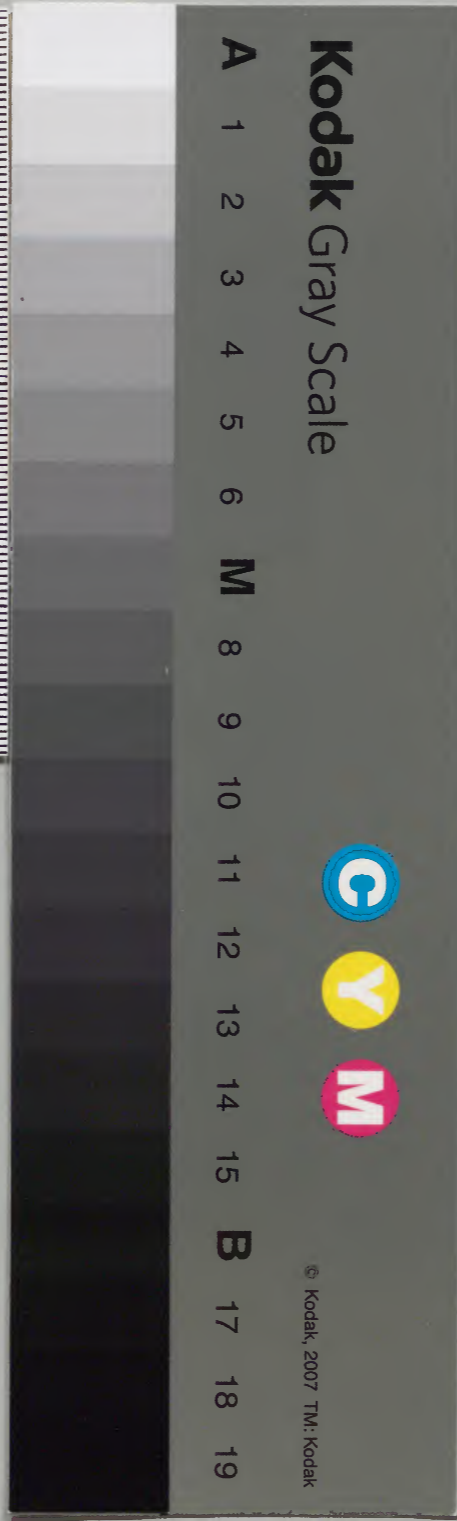
容基集

文 二之十一

漢書門	
一〇五三九	類
一七六	函
一一二	架
一〇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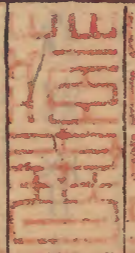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一〇五三九	漢書
一七六	函
一一二	架
一〇	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0539
冊數	10 (2)
函號	317 147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容臺文集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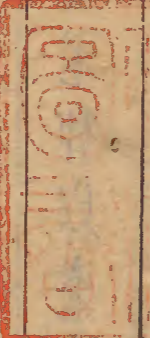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華亭董其昌著 冢孫庭輯

序

期贈篇序



期贈篇者吾黨為陸伯生六十贈言也百年日期
六十亦稱期吾謂伯生得稱百年期也凡詞人之
年不數甲子藉老氏著不亡之壽太易貴久之
業容養之軀賢愚同盡惟言立而名成則與天地

黎筭而日月齊光伯生其人矣夫大年之不必兼
小年徃徃是也前代勿論國朝詞人如高子業
何大復徐昌穀皆不及下壽顧其名則所謂彭祖
爲夭者雖然使騏驎而展十程之力梧櫨而長參
天之榦筆與年俱老智以耄逾練是三子者即西
京盛唐諸名家不足匹也伯生乃兼得之矣其苦
心刻腎一似拂衛生之經其挾指鑿竅一似犯造
物之忌而神理殊超容顏彌澤其詩文翰墨則六

十化矣而其人乃始壯也頃者方括赤縣之內山
經地志萃爲一編曰吾自此褻吾足矣吾不戶而
行天下矣庶幾達人有道者乎余謂伯生得稱百
年期以此憶余弱冠時嘗與陳太史伯求論天下
士太史至伯生則曰夫夫所謂自致青雲者非附
青雲而名者也伯求已千古矣而其懸記之語伯
生竟能不媿蓋自琅琊好以名寵後進二十年來
吳中談菴之士無弗伏軾結韉走婁江道者琅琊

又數以言擢伯生伯生游道甚廣獨卷其業不以
 一刺進已而琅琊賞譽之士各自以其所詣受名
 不以有琅琊故重而伯生乃以無琅琊故益重也
 伯求可謂知人矣余故採其言附於期贈篇中且
 以貽長公道冲使識世交之誼焉若余之所欲言
 者諸士大夫先之矣言止矣余無以加矣

樾館詩選序

漢武帝房中樂府取唐山夫人所進十五章當時
 枚馬在廷豈無雋響曾不以被管絃而擬金石抑
 何鑒裁之超也文君以白頭吟少許勝長門賦多
 多許故相如心歿倦游不復走茂陵道良以遠山
 之黛每與時徂而才情麗藻千載不化彼宋玉陳
 王之賦摹艷質而遺脩能未為具眼矣當今閨秀
 作者不得不推艸衣道人觀其新集如貽桐泐五

言古四篇綽有韋司直之古淡而代陶琴代莊蝶
 等命篇亦復獨創大都閨秀之詩雖饒於才致而
 儉於取境未有若道人之鑿空者豈直緣情綺靡
 為宛轉之歌十離之什已耶吾又聞道人鑒精進
 幢被忍辱鎧師月上而友南岳不欲僅以詩人傳
 何論唐山文君吾過矣吾過矣

鳳凰山房稿序

鳳凰山房稿序

舉業之變至今極矣未有知其繇來者也蓋自宋
 元祐中程蘇為洛蜀之爭後百餘年考亭出而程
 學勝又三百年姚江王伯安出而蘇學復勝姚江
 非嘗主蘇學也海內學者非盡讀蘇氏之書為蘇
 氏之文也不主蘇學而解粘去縛合於蘇氏之學
 不讀蘇氏書而所嗜莊賈釋禪即子瞻所讀之書
 不作蘇氏文而虛恢諧謔瀾翻變幻蒙童小子齒

頰筆端往往得之所謂有大力者負之而趨雖朝家功令莫能挽也嘉隆間有歸熙甫者庶幾豪傑之士觀其所著古文前非李何後非晉江毘陵卓然自爲一家之書時人不具眼稍爲王李所掩終當行於異世今亦如岷江之濫觴矣熙甫於舉業亦自奇主司以意求之常誤收他人爲舉首云余友何士抑其蚤成名數見困懸書滿海內主司收而復失之無一弗類熙甫者第熙甫自處甚堅

不能遷業士抑才多而體備無所不變化是爲異耳士抑阡其先公於鳳凰山之原即依山築室絕跡城市著書其中曰鳳凰山房稿雖極瑰奇哉而王唐矩矱森然故在也殆神化至耶士抑於當世聞人掇科之作少所可意余嘗謂之曰此事自有主者政繇坡公爲政耳君能奪其幟乎吾請從壁上觀戰因讀鳳凰山房稿理此語弁之

間有可縈念事其爲文機神縱宕絕塵而奔於余
所論宛轉關生無復遺恨筆鋒煜煜光燄萬丈視
余爲一灼之火矣茲缺行卷公益獨以淵源所存
屬余弁首余戲評之曰公益如愚公鑿山以待其
子升之如大令學書欲勝其父王幼度聞而笑曰
三十年窠臼不虞掀倒禪床乎

俞彥直文稿序

往聞之先輩云嶺南廖同野爲孝廉時以行卷謁
吾鄉陸文裕公公謂之曰賢曾讀西廂伯喈否廖
博雅自命不讀非聖書頗訝其語不倫又經月後
復以行卷謁公公曰尚未讀二傳奇何也廖始異
其語歸而讀之又經月文裕見其文曰惜也落第
二矣蚤讀之可作會舉首今失之矣又江西萬楓
潭爲孝廉時問業唐荆川先生先生命題令作制

舉義萬一再呈卷先生皆不觀萬不得其故至於
三先生始以筆批抹惟賞其後段語則皆一再呈
者所未措思也萬始大服兩公之品騰何異許負
之相人索統之圓夢求之今世不可復得而余之
爽鑒於俞彥直尤甚蓋十五年前已號於人曰是
當俛拾青紫不意甲子始發北關又落羽歸也乃
余不以一蹙爲彥直惜而反以爲彥直幸曰尤物
故在耳使彥直如廖公爲主師所錄則無及矣且

夫五都之肆一物不儲或屈於三家之村追風之
足且行且息則十程駑馬先之吾視彥直之文心
益深文氣益壯其所著制舉義有宏肆剽疾鬼起
鵬落者有虛和淡泊餐霞吸露者有激昂震厲劍
拔弩張者有高華沉重四瑚八璉者而又衷以游
道之見聞助以江山之悲壯其在都下所造請往
來者爲理學爲經濟爲劍俠爲空玄皆在彀中而
皆收之以爲文用則余之素奇彥直者必有一酬

而且藉彥直以為余爽鑒解嘲也因其授梓諸篇而弁諸簡端

而弁諸簡端... 且藉彥直以為余爽鑒解嘲也因其授梓諸篇而弁諸簡端... 且藉彥直以為余爽鑒解嘲也因其授梓諸篇而弁諸簡端...

金伯發稿序

陸文定公述為諸生時學使者裁庵楊公之試士也嘗檄屬吏茅鹿門沈青霞第其甲乙試事既竣觴之公署沈曰是役也得會舉首以酬明公之苦心則大善不知其人安在楊公曰有之一在華亭一在常熟沈復詢其名楊以某某對沈公曰其地是矣而其人則非徐以陸瞿兩公之名對世知青霞之忠節不知其深於文也又家侄少宗伯幼海

述趙方泉學使己酉試事竣入南都唐荆川先生
訪之坐次詢趙曰解元當屬何士趙公曰解元有
之邵圭潔孫樓錢有威張大韶足當之唐公曰解
元一人耳安得四徐曰舍姪一譽頗近之趙據甲
乙考次則所衆人蓄者已而亦驗因歎沈公之鑒
裁精矣乃當時主司一一與之合符又何難也今
士子一受嗤於拙目輒不能自信又何能信主司
往往遷業以迎時宜受滅裂之報矣頃臺使奉

詔選六郡之士充貢籍而以吾郡金伯發爲冠軍
何必減青霞之厚望而伯發於此道專精靡他陳
言刻盡過此以往主持廷試與棘闈者皆承明
著作之英與殿學宮端之望伯發率其恒度俛而
拾尤物以酬知己可必矣余以談旄日遠且不蓄
筆研請以此壯其行色

序

戲鴻堂藁自序

即復趙公益書

僕於舉子業本無深解徒以曩時讀書於莫中江先生家塾先生數舉毘陵緒言指示同學頗有省入少年盛氣不耐專習荏苒十五年業亦屢變至歲丙戌讀曹洞語錄偏正賓主互換傷觸之旨遂稍悟文章宗趣因以師門議論與先輩手筆印之無不合者廼知往時著撰徒費年月當是時弟能多作百首庶幾成章擾擾行役惜未究竟而舊稿

亦從此啟帚視之聽其散軼不復理矣自余遊長
安客每持余刻稿相質無弗贗者而里中有訂贗
錄贗者不免焉因用自愧使吾文如錢王諸大家
即暗中摸索當可了了何至難鑒定迺爾不謂足
下苦心能滌除至盡如此集者自可不須序序大
都諛語耳海內具眼者多何必以諛語先之願足
下并破此窠臼異時足下三都賦就亦視此榜樣
終不借譽於玄晏也

源遠流長詩冊序

郡侯濟源詹公爲三衢名閥兄弟竝守大郡以卓
異競爽其先世多有聞人第言其近者如侯之祖
星子公考司城公行誼政績皆徵信史氏副在石
室有足傳者侯輯一編曰餘慶錄郡之士大夫作
爲詩譌爛然成帙余受而讀之其大指謂詹氏百
年樹德而鍾美於後人若執券以要於天其應不
爽飲不盡尊以遺子孫則食報之說也又曰詹氏

星子公以來世載其德日引月長典型在近謀室
則獲父兄之教不肅而成重賢叠肖匪顯微佑於
冥冥者則貽謀之說也詞止矣不佞昌復何能爲
役乃不佞有解於列子之言愚公也愚公者聚族
而撤太行之麓智叟迂之愚公曰吾力知不辦是
雖然吾有子子有孫孫又生子子復生孫吾子孫
日增而山不加益善哉乎列子之寓言也夫忠臣
孝子其意願寧有量哉所願者無窮所乘者有待

則有累世而克究者矣星子公暨司城公皆廉平
不苛爲古遺愛惟其營緒未畢而侯之兄弟乃始
以二千石起家若償其不盡之志者即繇是日躋
顯融要以豐本固基自親民始三世一轍非偶然
也管于掾之平讞也凡一再傳廷尉以不冤著聲
夫陰德有後則既可高門而侯矣官何必廷尉哉
蓋于公之始願固爾請以此佐士大夫之論可乎
憶不佞取道三衢衢之人爲言侯內行之備也孝

哉事嫡母絕不異所生侯有長子而三衢人若弗
聞也者繇其以兄子為家督也亦足發明詹氏之
家法矣法得并書之

公理

呂氏族譜序

三代之宗法至唐猶有存者重門第也自石晉以
後中華有左袒而崔盧顏柳諸著姓散處五方不
復可屬於是宗法益廢雖然宗法廢矣而所謂奪
宗者豈盡廢哉范希文歐陽永叔是已讀希文謝
表引朱家張祿以寫其門閭之流離既可歎矣而
先憂後樂之事業殊絕一代推其祿入為義田以
贍其宗而范氏之子孫一在洛陽一在吳中振振

絲絲至今甲天下讀永叔隴岡阡表氣凜貌孤奉
嫠母畫荻之教非喬門明甚而以犯顏敢諫爲忠
以救時行道爲賢禱其雄筆作爲家乘貫珠舒錦
雲漢爲章而廬陵之歐至今甲江西然則記云尊
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者視其三不朽何如耳何
必著姓又何必以宗子重哉今少司徒御史大夫
呂公之族譜其義例一準於遷史若世系之繁而
不雜取諸年表家傳之廣而能嚴取諸世家誥勅

之詳而謹取諸策文大傳之贍而核取諸列傳
禰之潛德爍懿神照如生宗支之細行片長甄收
必盡以至女師婦順又做劉向范曄之凡例而爲
立傳以補史遷之未及與永叔所著同不朽矣抑
公之服官諫垣與希文同視師秦塞與希文同或
頌四賢或驚一范績效已著者弗復論茲
冲聖鑒知昇以天下咽喉東南半壁公綢繆棄土
建威消萌克壯文武之猷益酬孝友之志是譜也

旂常鐘鼎以耀之天球弘璧以傳之公家師尚父
之世業在無問宋事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馬憲副崇祀錄序

歲在乙巳余以校士至於甌州甌無真守而攝守
者爲言前守馬公之賢此方士民去後益見思也
又八年而吾郡別駕馬公以廉善著詢其家世則
甌守即公之尊人云公暇日手一編示余曰此先
大夫祀於學宮之公牘也余披誦之馬公非獨循
吏且爲貞夫爲修士所稱獨行君子不愧衾枕者
而俎豆於先賢自司馬子長以來與公而五又何

嚴也嚴則核核則重矣嗟乎表鄉之賢存則養之
 庠歿則祭之社所關風化非渺也乃鳴珂之里吹
 竽多濫有司以此甘臨子孫以此幹蠱使秬鬯無
 色江蘋蒙耻今之祀典能如關西之祀公者有幾
 哉公雖已社於鄉而遺愛在鼎鼎之士民必有如
 桐鄉之祠朱邑者生於秦仕於楚皆尸而祝之社
 而稷之亦可慰於九京也已別駕公紹承家訓處
 脂膏不自潤如胡質陳寔父子而清皆畏知鄉不

慙長若考作室厥子乃肯構者乎

中合英德聚焉其伯氏修身後名也微言於聞人
 與通海內伯實為不亡矣仲虛沒而仲虛之子猶
 以木究厥考之志焉慨於此走雲間請陳微君仲

公體已社於鄉而遺愛在斯民之十民必有如
 公之祠來邑者生於泰仕於楚皆尹而祝之社
 而之亦可勉於九家也
 別駕公紀承家訓處
 讀其書其并室邇于氏肯許許平
 讀其書其并室邇于氏肯許許平

吳伯實遺事後序

中舍吳德聚為其伯氏修身後名也徵言於聞人
 幾遍海內伯實為不亡矣仲虛沒而仲虛之子猶
 以未究厥考之志為憾於是走雲間請陳徵君仲
 醇為傳而屬不佞題其末簡余方有入閩之轍伯
 實懿行具徵君傳中無庸理前語重以漫衍矣顧
 讀徵君傳於兩君相友愛三致意焉且夫弟弗恭
 厥兄兄弗友于弟豈非以利哉懸鶉藿食形影相

依列鼎連阡閱墻斯起財之所處爭之所生孝弟之所繇衰也伯實與仲虛皆有聲太學傾海內賢豪然伯實不難以賈而佐仲之儒伯實有西河之泣聞仲虛得雄即破涕爲笑此殆神情所發非象恭色取者不謂程卓之家故有田薛也新都多素封饒爲節俠事藉令百里誦德千里誦義而一門雍穆未之有聞安所稱仁義之附耶故世有知伯實之風者在此不在彼即他懿行可槩矣

志報錄序

人言婦人之賢不著於閫外而自古之賢婦人厥有稱者范史蔚宗特爲列傳使與名臣良將逸士鴻儒並傳不朽婦道果不在於湮滅無稱也第其所稱必有奇節偉行而所謂奇節偉行者大都生不辰而罹世難崩城哭市舉其一隅矣假令平居而履順何從有今名乎繇斯而言雖謂婦人之賢不著閫外可也董生日余誦詩至鷄鳴之三章觀

其婦人所以勗其君子者在親賢敬士而至於捐
珥問佩之殷至乃聖人錄之以勸婦順而存教於
來世此豈有非常之事哉不可以論當世之賢婦
人乎欽甫徐君之配陸孺人之賢余不能知而知
徐君有日矣君起家貴胄自其弱冠固已屏去狗
馬聲色之娛嚴事名宿寓情經史稱佳公子矣比
其先公捐賓客君家道漸中落而君先後太夫人
朝夕之奉下及應供門第之紛恩嘗綽有餘閒不

知所自顧徧交國中之賢豪與之欣賞奇文揚摧
雅道即國中所稱賢豪之士揣而知其爲君友也
問君所以則皆孺人之助無論捐珥問佩又身持
君之門第俾君不顧於內而併力於賢人君子可
不謂尤難哉孺人歿矣於是君以所來吊且祭者
列敘其人勒而成書曰使三藐孤知報乎余以謂
凶唁歿吊人道之常而厚之符也於孺人則無與
惟是披覽斯編者見君之所交皆魁人名士高流

勝輩足發明君之多賢友而用以知孺人之助則
孺人之賢將於足著異日職管彤之筆者其有取
乎爾此則君之所謂報乎余家姪原正君之甥也
君方鼓盆而家任病臥欲有論著未能也俄而家
姪長逝余義益不可辭不文聊序之嗟乎使家姪
不歿其有以道揚孺人之徽言懿行也哉

屠孺人傳序

老子曰正言若反左氏曰違而道婦事姑如子事
父一也惟以室無勃蹊唇無相稽而已乎則婦子
諧臣皆忠孝所收矣必不其然以余觀於屠孺人
所爲成其姑之賢者何其曉解大義也先是子上
早世徐夫人抱遺孤授之書多六朝麗語余見長
公年八歲次公六歲皆美秀而文出言必雅有詞
人之致及徐夫人歿孺人所以訓兩孤者去其抽

黃對白而爲紆青拾紫之業二孤是以一出而游
子衿間試輒先其曹偶向使守緒言而不變則二
孤固詞人也不乃近於屠龍技乎長倩與范夫人
相莊如賓落落熊夢夫人常飾姬姜以進長倩以
爲傷於恩而薄於厚不甚暇就也竟夫人之世不
育夫人歿而後宮之寵始盛一旦得雄當中分兩
孤之貽而孺人所以奉諸姬者益有恩意若曰先
姑廣嗣之志我其代終焉嗚呼春秋莒鄆之書詩

人小星之詠非通經學古者知此乎蓋孺人爲康
僖公之孫康僖公閨門雍睦闡教嚴整女自屠出
者皆爲女師爲節烈而孺人其尤著者也孺人今
年四十以公家之旌則未及以子姓之奉觴上壽
則不忍御曰我未亾人也不必諱亾如有所謂生
擴志者受而藏之足矣長倩是以悲其志而敘之
而余特表其大者以補長倩之逸如此余於孺人
之考思韋君同出於汪先生之門汪與長倩同門

戊子之冬四人者時時微逐輦下子上類文若之
著膝而余以爲近彥輔之玉潤是以締姻好余因
言婚店老人又作彤管編信史也是爲兩孤序之
序

少司徒方采山公九十壽序
聞之論語識曰堯游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游河
渚間爲昴星之精世紀曰堯治天下大和景星曜
於天甘露降於地朱草生於郊鳳凰止於庭嘉禾
孽於畝醴泉湧於山大抵皆寓言也極治之世則
朝有純德之臣野有不二之老是爲王者永年之
符故諸福之物難致之祥無大是者詩稱嶽神騷
喻芳草推此類也堯之瑞史不勝書即河渚五人

者莫知其誰乎非進而咎繇稷苴諸臣則退而被
衣齧缺于州支父之流耶且夫虞夏商周之盛未
有遺年者也天子親袒割執爵而獻老更有巡狩
之事則就而見九十者亦曰其有能稽謀自天豈
其山澤之臞有餘其背而自勤萬乘爲今或歲本
天子久道成化和氣翔洽蓋亦有永命之符者四
齊得其一則有若海豐冢宰楊公楚得其一則有
若御史大夫蒲圻謝公吳得其二則有若大司徒

石埭畢公少司徒新安方公此四老者皆九十歲
矣

天子採郡國議以璽書問舊臣無恙皇華之使東
帛加璧賁相望於域中然功令以列爵爲等於新
都若有待者海內猶未慊焉曰此四皓也而憲老
之典故不足公所乎董子曰是何以知方公方公
者持盈者也嘉績多於先朝止足堅於末路典型
樹於鄉閭風采聞於朝陛是皆與三公者同雖然

三公者名位已極而可益也公名位未極而不可益也公通籍時分宜爲相餌之以巍科而不得困之以簿領而不得天下以此高公之識冢宰操熟柄舍人子張甚郡國吏事之其公一裁以禮厨傳乾餼平平耳失冢宰權鑄一秩公不爲意動天下以此服公之執江陵引民譽以自附而不能先也公在南都竿牘絕於輦轂落落穆穆枯朽自墮失相臣歡五請而得謝政天下以此重公之品有其

摧之氣乃益增有其鍊之節乃益明故四公均之完人而公之磊軻特著將其閱世險夷異乎公少而苦吟白首不倦三朝以來作者四起公自堅壁壘不與俱波心無亂營美成在久公今開九袞計公攻詩之日且七十年詩人之曆未有過者惟帝應物近之上有天寶下至元和綿歷三唐才不可盡大雅君子千載比肩矣以純德不二則如彼以氣節文章則如此此之謂不朽不朽之道國爵并

馬不軒冕而貴不華袞而榮易曰謙尊而光光之
章徹也而謙復爲滿繇斯以談公何所藉殊數矣
憶余爲庶常祖饒海豐出春明角巾塵尾如昨日
事石埭八十懸弧有授簡於予以佐兒醪者公讀
之以爲知言及余視學三楚下教邑中錄蒲圻公
孫充博士籍田非尊齒也獎恬也乃茲以江君之
請頌方公余生也晚遂得論交四公間矣非際休
明曷紀人瑞哉

賀侍御達泉張公八十序

余以萬曆丙申持節封吉藩浮江東歸阻風石鍾
山下時湖口令謁余稱侍御張公達泉者今之東
方生也蓋訪諸余使候吏挾刺通謁公出而肅容
若有夙好者造膝數語不知席之前也公時年七
十有一其顏如醕神氣勃勃步履矯捷或曰脩容
成氏之術公亦不讓不習至問其多男則是年有
夢熊之祥者凡三四矣余少而學道乃學所聞若

黍珠河車規中肘後金鼎玉液之秘叩公願知所
裁公曰否否獨黃庭閉子精路可長活一語從事
有日耳語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吾二十餘而登
朝三十而棄官四十而術成術成而端志一行耳
日不旁漏精神不亂營者又凡三十年以有今日
也凡子之所言者巧也非習也子而爲我則不能
吾而事子亦敗矣余洒然異之道出池陽客有知
余自公來者曰侍御觴子乎余曰然又曰侍御亦

用家樂歌舞爲讌乎余曰無之客曰然則侍御下
客子耳余應曰侍御不以我爲彭宣而莊事我也
此故不足吾所乎自是數跡公事於海內之知公
者今年四月公壽八十矣公之姻家許使君先期
徵余言爲公祝余實重公徵使君請固將有言也
公生於江右江右士大夫皆斤斤墨守程朱氏學
於達生之旨大有逕廷焉即知公者見謂解徽纏
外形骸自適其適云耳余聞公繡斧按浙在

肅皇乙卯丙辰之間時制府胡公方恃其功高寵
盛目無直指每有公讎佯爲酒狂令壯士席上舞
劍或縛材官當筵貫耳且聲言手刃之直指爲罷
歡厥明折節請罪直指顛倒於機筭中多所易侮
公年少寡言正色旣受事風稜肅然胡公大見嚴
憚終公之任浙不聞制府中酒如故時繇公氣吞
之也使究公之用是不當勝胡公耶公之鄉有婦
津要托於聞人之戮者公每持論鄙不齒曰吾遭

時太平比封君秩不能敝衣糲食廢後房絲肉自
苦亦何至爲得罪名教也公之雄才直氣此窺一
斑矣然則直以公爲達生者是與非耶善乎夏侯
太初之言東方生也以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
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
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潔其道而混其
跡清其質而濁其文非公孰能當此者公亦歲星
精耶八十猶始壯也而奚足以爲張公壽吾又聞

至人與道轉化不主故常繼自今公且進久視而
為超生游恬淡之園證離微之奧有望真人之氣
者曰湖口有河上公柱下史也則余不得窮其際
矣

封太史見峯張翁八十序

祝觴之有辭也亦猶詩騷之遺乎有天道焉有地
道焉有人道焉恒升者殺於天岡陵者紀於地松
喬者稽於人三者備矣謂之善禱其昌非曰能之
間為長者効茲張太公八十壽而不任觴語也蓋
公之壽道多矣請重以漫衍而幾其或中乎余聞
之天官書曰東壁二星主天下之文又云進賢一
星在平道西太微垣東其星明而潤主賢人對策

白雲氣入進賢賢相出太公有子君一以賢良對
策爲天下第一文章行業冠冕承明著作之賢非
其象耶
文皇帝掄方聞之士讀中秘凡二十有八人二十
有八人者應列星之數也則公之甥錢稚文又哀
然爲庶常若斯者千里得之猶爲比存歷紀得
之已爲希覩况二賢競爽七載相望金鼎玉鉉屬
毛離棄者哉公之子皆錢肇陽出爲循吏退明聖

學物色隱隱動少微間而公之子若甥重賢叠肖
又有叶於太史聚星之占者公其歲星精耶此或
可以爲公壽乎而未旣也公之先爲東海公始卜
兆于鳳山其繇曰鳳皇于飛和鳴鏘鏘三世之後
莫之與京再傳而爲黃門爲侍御雖皆民譽猶若
弗克當者至於公而士之子爲士耳百年不飛一
飛冲天百年不鳴一鳴驚人自君一出而鳳山爲
我明之高岡張氏之韋杜坊矣鳳山以西爲天馬

山居於兌位兌爲少女故公之甥家實成其宅相
今也天子不與一也人曰公之甥居山
天子惟吉士用亦何啻武皇歌天馬來耶其南則
爲神山三神山之一也羽人彭氏居之世所稱隔
以弱水而太公所扶筇唵嘯於斯者肇陽亦官於
蓬萊今乃時選杖履從之矣太公其嶽神耶此亦
可以爲公壽乎而猶未旣也龍門之史日月並曜
顧亦多創於史談談有子長爲之子而褚少孫爲

之甥至如太公近之矣抑談述六家豈不有味乎
道言哉封禪之不從而自傷留滯非達也太公不
醜窮不榮通日者君一御公於燕邸受
天子顯休命官庖上尊甘毳之爲養而不忘菜羹
也五城雙闕鉅麗之爲觀而不忘衡門也朱纓華
轂賢豪之爲造請而不忘布衣交也蓋幡然以歸
君一是以爲六月之息凡以安太公耳夫去健羨
專精神談公能言之太公能持之豈不博大真人

耶此可以爲壽乎而猶未旣也余海上人也則請
言東海夫東海公之澤遠矣百川注之不知何時
止而不盈者也然自公之微而人疑廉吏之不可
爲自公之振而人信仁者之必有後疑則驟興者
眈眈而信則樹滋者蒸蒸矣爲人孫者以率厥祖
爲人父者以翼厥子吾師乎吾師乎表東海者其
太公乎公之大年禮所謂國有福事則慶賀之者
也在詞林盛事有廣陵李文定公以廷魁都上相

爲尊人奉八十觴至今艷稱之余謂李氏如月之
旣滿張氏如川之方至雖八表齊年而太公之用
物未宏吉祥所止恢弘祖烈沐浴主恩紹明素業
襲天地無彊之休更二十年而楚史佐酌則又有
三不朽事以詫公家之盛何言李氏哉

奠天祚無疆之朴更二十季而楚安卦酒隕又甫
邇未忘吉報汎土對茂師然水谷王恩霖則素業
邇歲衰九收凡之式至繼人泰齊平而太公之風
為事人奉八十頽至今體稱之余階李刃收凡之

封觀察袁願菴七十壽序

藩臬之有長也皆坐論者也長以下或有四方之
事焉袁大夫於楚臬觀察使矣轉餉之役以大夫
之重而護之至於淮徐非故事也是時選人有所
推擢待詔久不下海內藩臬半虛署而楚為甚不
得不以大夫往而大夫居江陰得過里門省覲太
公願菴先生於是太公七十矣懸弧之辰大夫惟
牛擊鮮徧召族屬與太公素所厚善奉觴上壽雖

留連家慶不廢簡書豈非吉祥善事天與之合哉夫天之合者不自意而偶得之之辭也乃大夫非偶得之也先是大夫自儀郎爲齊臬十年而晉其長聲績籍籍起爲東諸侯冠直指倚大夫才不可旦夕去乃大夫有幼弟遭危疾太公以遽人告曰事急矣即有他虞不能獨生大夫朝發械而夕請檄以歸宰相保而喜可知也凡兩閱月始受事濟上直指亟相勞問介弟無恙乎太公亦無恙乎大

夫謝曰幸父子相保公之惠也其以爲曠官而討之則何辭直指竟用是小有言曰若袁觀察者其才守無間然矣其急弟而以官從之無乃爲非情語乎太公聞曰吾不能譽兒直指能譽吾兒者且夫才守無玷而重之以孝友則完行也古有嚙指心動者非人子也耶大夫以此更量移入楚君子謂大夫之孝也與太公之達也兩相成者也大夫之行意於齊也今之滿志於楚也亦兩相成者也

藉令大夫重於違直指寬於應太公且遂晉東藩
伯或領節鉞而中州而秦晉其不爲楚有明矣楚
觀察使且不得轉餉不入楚其有轉餉者哉故曰
袁氏之吉祥善事非偶得也不佞又聞太公之愛
子也天下無有太公爲諸生以文行先其曹偶一
再試即不更試而勇於退曰吾有子可教也中年
有鼓盆之戚即不更娶而勇於鰥曰恐其虛吾子
也太公有幽憂之疾成癥瘕者數年矣既大夫領

鄉薦報者入門不知癥瘕所繇去及大夫計偕公
送之而泫然謂所親曰兒身委縣官矣非吾有矣
大夫之釋褐於三百人中最少其才品爲當塗所
急而故迂其途爲學博士爲國子先生爲迎養地
太公則數遺書命之曰寧鈍毋巧寧闇闇無赫赫
大夫自筮仕後二十餘年十一命而至觀察其於
進退之際綽如也皆太公之教也嚴君平曰人不
婚宦情識減半太公爲諸生時已近之雖以子貴

容齋集 序
無艷心無驕氣其淡素殆天性也恬愉交養而天
和不滑太公之引年其可量邪大夫之行也中丞
梁公餞之幕府酒數行梁公出所謂百餘歲老人
者見大夫曰願太公壽如老人老人者中州人也
江陵劉宗伯習之者三世矣多禁方有却老術大
夫請緒言而獻之太公老人曰太公年幾何曰七
十老人曰吾孩之矣飲噉視聽如故乎曰太公五
十後更善七著自著漫抄十餘卷嘗篝燈熒熒作

蠅頭書老人曰吾七十時饒爲之矣雖然太公貴
人也能如吾之草木食乎曰不能雖然太公能節
嗇能如吾之混迹卑田乎曰不能雖然太公能忍
辱能如吾之巖居川觀乎曰不能雖然太公能深
居老人曰可矣大夫又言曰太公節嗇矣然而好
施予忍辱矣然而好名節深居矣然而好公正發
憤老人曰若是吾不如太公矣太公受氣養德皆
與吾同而功行過之吾藏燈者也而太公益之膏

傳之火矣吾如童山能不鑿焉太公者觸膚興雲者乎而又况於使君助之以雲四岳而雨天下者乎是將久視者也吾無所效於太公矣請解吾之衣以衣太公至百歲而貽以刀圭之藥此亦入楚而後有之者也

唐太公無懷八十壽序

往余以使事出常山君公觴余萬峯之巔酒三行揚觶而屬之曰異日者吾將奏滿書也若以天子而華袞外臣之父則惟子代之言余唯唯應教既君公與余先後皆中讒歸歸而望衡對宇於龍門之里兩人數相過從余時談莊談騷廣君公之意太公隔垣而聽之輒稱孺子可教於是太公年八十矣二三子微言為太公壽西至於吳苑東

至於勾章比至於燕山短章大篇雜選遞進於以
頌盛美而祈恒升甚備君公猶顧余尋其緒言曰
不得於朝盍謀之於野余敢不從諸作者之後余
聞孔子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三百篇尚矣詩以
後學者尊騷比於經於莊周之書見謂遺棄人倫
禮法士弗道也邇余以爲慈孝之經子父之鵠惟
莊近之而騷無得焉夫馳驅王事者猶軫陟岵之
思安有一行放廢不勝牢愁而以親之身爲殉者

當時宋玉之招其辭俶詭幾無遺象特爲靈均外
陳四方之惡內述宗國之美而已南陔白華之義
何闕如也縱曰資於事父亦何至傷厥考心莊生
雖掊擊曾史乃其指與騷殊矣輕天下細萬物盡
人間世可欣可戀之事不足以滑其和而一歸之
於重生重生者重所受之生也不敢毀傷無大是
者此慈親之所安也而百福之所同也雖然如以
已養親養親又孰與以親養養親且夫孺仲之邇也元

亮之高也一當父子之間猶不能混貴賤等賢愚
而受之以達生之愛况末世之波流乎林回棄千
金之璧丈人駭重淵之珠此之寓言可爲父鵠矣
竊意彼伯庸者無亦蒿目而憂遊方之內者乎以
今觀於太公有異焉太公讀天下之書博聞之士
不能傲以所不知而不以資進取一似逃名者清
而容物貴而能下卻車徒步入市不亂羣一似和
光者棄捐淫俗室無姬姜獨睡三十五年每以張

蒼東方生之事爲可深恥一似重積者墻東之隱
深於蟣蠟二千石以賓禮賓之固匿不出里中兒
不識太公作何狀一似閉關者窮亦樂通亦樂而
氣冲然而衷坦然自署曰無懷吾聞無懷者意志
不見於色堅白不形於心漸毒不萌於動形有動
作心無好惡是上皇之風而莊生所謂博大真人
也以此安君公之養不亦相成乎哉藉令太公不
具達人之觀君公雖日夕溫清澣濯修人子之節

不樂也欲使恬愉交養而和理出於閒難矣吾郡東隅厥有神山說者曰三神山之一是多壽民或曰三神山隔弱水三千里大抵皆寓言也忘機如太公弱水可航神山可履羨門可侶屈子曰彷彿人於丹丘莊子曰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行於太公見之哉君公請理余語奏諸太公復謂孺子可教否

封大理寺正楊澄宇公八十壽序

昔李蕭遠著論以爲人之升沉修短一制於命雖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而劉中壘則云人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有陰德者必有陽報稗官所記更僕不數若寒士不達先習岐黃貧衲無徒聊飼鳥雀雅報不爽若響應聲是則食料之簿何必夙定於冥中注生之錄亦可游移於司命其然其不然乎原夫五等列爵伯稱養人九兩繫師任稱得衆

天之好生必有所寄明矣故知渭川千畝竹江陵
千樹橘安邑千樹棗陳夏千樹漆其物皆衛生之
上藥其地皆不老之福庭顧人用之何如耳余素
抗此說今於婁東大理楊公而益驗先是二十年
前楊公六十攬揆之辰也王文肅公修酌者之言
頌公篤行甚備而尤重公好施曰饑寒借財吉凶
借力捐田贍族立祠收宗散粟賑荒皆古人厚德
錄所載而是時公之王母介福已及百齡識者曰

寧人之孝上格於天是母是子一體綿算無間壽
種抑語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蓋陟太華者每歇
脚於青坪游武夷者或迴舳於五曲藉令公意稍
滿假施有倦勤藉老氏寶儉之言謫馮驩市義之
策夫誰能禁之夫誰能訾之然而公以修塗在前
觀成在後所爲資無匡困倒廩傾囊行之十年七
十不已也又行之十年而八十不已也方且習爲
日程守爲家法爲九族被爲三黨府是二十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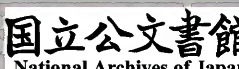
中人嚮其惠者不知其幾公積其功者亦不知其幾同於壽者壽亦得之報以大年何足疑乎婁東之族雅重清議其尸祝瑯琊太原兩先生以厚德不以尊官楊公內行純備日引月長彼都人士事之莊信之固隱然與前諸大老相埒公第不卿相耳即不卿相而七十餘家待以舉火如晏相國五百畝義田世世相承如范龍圖無翼而能飛無根而能茂充其難者也吾聞婁有毛翁百歲稔穰吳

中國慶再見於公矣公季君蒞仕類文園義同卜式其人如玉厥貢惟金皇華之簡書有期南陔之笙歌先奏授簡祝觴愧非惇史敢廣文肅公之旨如此

嗚呼信之曰隱然也...
 至無式表對簡...
 左其人...
 中國...

封御史左太公壽序

御史大夫左公之友沈黃門周侍御諸君子儼然
 造余請修祝觴之言於左太公蓋冢宰趙夢白業
 先之矣余何能為役雖然余交於大夫甚習又聞
 太公事甚悉不能辭也蓋記有之曰孝子之事親
 也樂其心不違其志則養志尚矣抑父所不能得
 之於子子亦不能得之於父者惟志為然七十子
 之徒惟曾參為養志唯曾點為嚶嚶乎古人之志



故童冠與偕而卑由求萬人必往而藐晉楚不可
謂同不得謂異此其家風也而養志之準也世既
晚士鮮聞道於是世祿有驕子而驟貴無賢父方
且駟馬高蓋以耀閭里朱門華屋以鳴得意素風
不著浮榮幾何則又有鑒於高囑之瞰而懷盛滿
之損者屏門而居擇地而路下里門之車同野老
之席自以為無忠與人無爭哉而忠孝之大節社
稷之闕議槩乎其未有聞也吾是以有感桐城左

太公之事太公有丈夫子九人皆雋才而蒼嶼為
長公先奉廷對官中書擢侍御太公寓書詔之曰
吾家自丘明以來代有聞人始祖戴國公當隋之
亂以一布衣聚豪傑保江南六郡所全活無筭自
唐迄今廟食不絕靖難師起有長一長二者忠憤
激烈魯連抗東海留侯椎博浪庶幾似之此皆無
翼而飛履險益壯况御史藉
天子之寵靈以澄察評判何所不得勉之哉太古

久遠之事吾不能知韓范富歐亦人子也蓋蒼嶼
雅稔庭訓至是益自發舒思所以慰太公者會
先帝鼎成聽政之謀起於
宮禁貂璫神叢大臣首鼠時乎時乎會當有變公
與黃門楊公排闥叫闈天日重朗太公聞之喜曰
吾所望韓稚圭者今竟酬矣及蒼嶼受特簡較士
畿輔是時士習驕悍多不受大吏約束公標正學
杜私門簡厥修亦簡其不修進厥良以率其不良

寬嚴用中蒸蒸顧化太公聞而喜曰吾所望爲歐
陽子者今復酬矣居久之蒼嶼進臺僉自念受
冲皇異知無以稱塞惟是紀綱之地將上報主下
報親無可解者寧忤羣小而口誅筆討何可以不
如彥國之直寧忤執政而超遷序遷何可以不如
希文之爭蓋孤立行意超然於市恩避怨之外而
朝士上書巧詆蒼嶼亦上書乞身太公聞之益用
喜曰顧吾子不愧韓范諸君子耳豈憂蔣之奇梅

詢輩哉乃

天子心知蒼嶼精忠讒不得入而言者爲正人發其私不容於清議又以銜恤歸偃蹇越二旬始發人持孝經律令相劇切且咋舌去去之匝月而太公之仲子發解京省又匝月而爲公八袞攬揆之辰吉祥善事一時駢集公之加餐進酒內恬外愉綏福履而介眉壽者蓋不待修熊經鳥伸之術誦八瓊三疊之文而吾以其志之得養說之矣公元

配周太恭人年亦七十有六九子皆太恭人所生自昔多男子者皆稱螽斯鳩以爲壽太恭人則否豈左氏所引鳳凰于飛和鳴鏘鏘之繇乎不然何以一將九子如鳳德也更四年而設悅則野史修酌者之詞以進

序

楚魏碧山太公暨胡恭人七十階壽序

余往視學楚中所物色茂異官於江以南者甚衆自以荷衣蕙帶謝軒冕之交即舟航所經潛爲催榜不令郵人得迹之以是爲常而魏使君今吳江前後四載僅於徐中丞官舫一覲面使君敘余有一日之知延款甚洽竟其在事未嘗報謝禮故以簡爲貴也使君自南曹陳臬中都而余有鄉舉門下士彭今在使君部中始有尺牘相屬彭今入長

安爲言使君政術風義甚具今年春使君之太公
與恭人七十偕壽其懿親胡文學請余文祝觴則
文爲言恬脩雅尚甚具也太公家世景陵右族其
事厥考泗濱公至孝不愧曾閔泗濱公博學明經
晚而廷貢司教鐸初命新安再命秦中三命鞏昌
太公嘗聞關御車隨身所到卽爲子舍浣淪上食
左右奉養雖坐冷無獰苜蓿作飯形影相依未嘗
頃刻離也然以是不能竟學絕意進取而是時使

君頭角嶄嶄秀穎非凡器太公曰亢宗有人吾志
足酬矣遂專意訓督名噪黌宮以巳酉舉於鄉庚
戌成進士筮仕蕪陰公一徃省觀其廨宇如水訟
簡刑清曰習爲吏矣卽駕而歸旣而使君政聲鬱
起以煩劇改令吳江以治行高等擢南尚書郎尋
陳臬中都督餉浙省金陵武林海內所稱江山清
美華實上腴公泝漢沔沿長江順流東下不啻御
風非有輪蹄跋涉之勞如嚮曩入歙入秦者使君

又數迎致官邸太公乃偃息山樊柱門掃軌食武昌之魚若兼珍之味飲竟陵之水若內法之尊日與次公研經論史魚魚雅雅不知車上儻何狀也余以太公恬修雅尚質之楚國先賢其純孝類老萊子其忘機似漢陰丈人其偕隱鹿門類龐公龐公求全於亂世故以水深林茂爲樂太公遭時聖明父作子承恩綸鳥奕元方季方將相踵顯融馳驅皇路何必減伏龍鳳雛羅拜床下哉道家所

謂忠孝度世不導引而壽者太公得之且進而與大椿氏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者齊年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懸弧之日胡文學試函余語侑康爵太公當輟然而有會否

讀本公書雖於前亦曾否
 世亦其在世乎誠然之其時文墨精而余請其
 夫使以以八十歲壽人千歲壽也其在世也
 讀其書與世之樂其而精其也其在世也

汪隱君繼環五十倍壽序

太史公稱人富而仁義附焉夫登高而呼則不疾
 而遠濱河而飲則盈量知歸其為德之易固也乃
 箕子之衍五福先壽與富華封人亦云彼所稱素
 封者豈天之私人乎何取精之多也不佞嘗讀道
 言老子在黃帝時為廣成子在周為柱下史在春
 秋為鴟夷子在戰國為鬼谷子在漢為黃石公其
 說邈悠無所稽信顧范大夫之霸越也翁張強弱

之間可不得老氏之用哉彼曰既已用之國又以施之家脫屣卿相三致千金能致之又能散之即衛生之經不問可知其合矣何則盈則虧極則反天之道也計然之策雖末業乎其執天之行與黃老家不殊奇可使羸促可使延矣且夫百髓九竅外衛內營當其穉有壯之用及其壯爲衰之候豈非貴徵賤賤徵貴之意耶內景經曰積精累氣以成真寸田尺宅可治生今夫涕泪吐洩衆所屑越

也而有道者寶之聲色滋味衆所競驚也而有道者捐之則豈非賤取如珠玉貴出如糞土意耶不然至人食乎清而游乎清而少伯未流僅同程卓則必有以矣新都汪隱君以孝友爲政其事厥祖有嚙指心動之奇節蚤歲爲家督以廉賈聞闢智智勝爭時時會贏得過當愈於縑尚推其餘以收卹宗親振故人之急挂劍市義弄丸解紛歲儉出米數百斛爲粥以食餓夫繕治津梁以費爲惠鄉

里稱爲長者至於室無姬姜門無淫朋內行純備
恭儉惟德不惟貨殖傳所云法孔氏之雍容已也
君自四十以後即有意於達生嘗曰仲長統欲噓
吸精和安神閤房保壽命之期出宇宙之外獨力
不能買山隱耳吾幸自饒給於所謂良田廣宅背
山臨流者豈復有恨哉而能自苦畢世爲於是擇
有心計者主出入而脫身就閒築亭臺於蔭山之
麓花木蔚映魚鳥畱連壺觴啗嘯甚樂也閔孺人

與君偕隱能助君施君之謀於室也嘗獲於是皆
五十矣君有子太學履康從余游茲歸拜慶而清
溪諸太學諸君子屬余言以先酌者余則愧惇史
抑三天子都黃帝鍊鼎之墟木公金母之自出得
全全昌汪氏有之矣履康翩翩雋才一日千里傳
曰明德之後必復其始自今尚有國之顯休命以
寵光二人川至日升何可量哉何可量哉

皇天大川定日北極星居於正位
 日月星辰之序必得其位自今古皆然
 余念自為河東之失其職於今未幾
 而三天下無道之亂其禍亦已甚矣
 余竊念古之君子必以忠孝為本
 而後能立於世也夫忠孝之於人
 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人無
 忠孝則死矣余竊念古之君子必
 以忠孝為本而後能立於世也夫
 忠孝之於人猶水之於木也木無
 水則枯人無忠孝則死矣

宮保東寧伯壽母百慶錄序

余觀東寧焦氏之百慶錄而知國家之異數加於
 元勳世胄者雖同姓諸王孫不若也夫天潢至
 貴重也然厚於馭幸而簡於辨賢竽有混吹柄無
 專授此長沙有迴袖之請而子建抱摧鋒之愧也
 有如東寧以河山帶礪之盟兼于城腹心之寄入
 則弭金貂備宿衛出則佩金虎護橋陵者有之乎
 無矣且也堂簾既遠金玉其音衣租食稅之封鮮

詢事考言之典自非助餉九邊貢金三品則優
詔不渙於大廷 璽書豈頒於外服有如東寧之
歲閱上聞 恩綸輒逮進文階而冠率府自禰廟
而及慈幃使祀國崩城之節託錦綉而不磨其姜
泛栢之詩載管彤而益耀者有之乎無矣若夫小
山叢桂之侶竟以凶終唐邸聞鷄之檄亦爲豐始
出城之禁不解越境之交間如客有遊梁恐騁妍
之不瞻人雖同世或授簡以無從有如東寧友天

下士聚四表歡繡虎雕龍盡出宗工之筆家雞野
鶩齊登遺母之羨即曰酌者之言取而無禁乎不
知青萍見賞於孟嘗綠綺持贈於平子藉令悅禮
敦詩之譽未弘結客好文之道未廣列鼎陳茵可
佐如松之祝迴鸞翔鳳足舒寸草之酬則何以聯
淡水於同心致琳瑯之觸目者也顯親之孝斯爲
大矣若乃老姥陰符之經百言衍道百言衍法西
母朱陵之果千年一實千年一開事類於齊諧吉

爭於魯什者存而弗論可也

此序後之文字，因紙質模糊且為重影，內容難以辨認。

壽陳徵君元配衛孺人六十敘

余友陳徵君仲醇避俗逃虛志在五岳晚而買山東余之麓貯書萬卷游詠其中經其門閤若無人入其室其人斯在幾與世相忘矣非直忘世也殆亦忘家雖與其元配衛孺人相莊若賓而自其山居之後鄉城相距十八里一歲不過再三歸孺人時以春秋上冢為留憇山莊者數日此外罕睹其面與城市之人罕覩仲醇者等仲醇又不治生即



海內束帛加璧于謁輻輳筆潤有餘逞逞與九族
賓朋全其饑寒隨手散去橐空而止鮮有歸遺細
君者以閨閣之恒情論不幾似太常之妻北門之
室乎而孺人以端莊靜一之德拮据內政嚙嚙如
也雍雍如也安其荆布有六珈之華屢其脫粟有
八珍之旨子婦皆式其儉素佐以力作大者蘋蘩
小者機杼無不贍舉仲醇是以無內顧而偃息於
一丘一壑之間仲醇即不一丘一壑乎簪屈子遠

遊之冠策盧敖鄧林之杖凌華嵩而躡衡岱也男
婚女嫁中壺足倚庸詎如尚平畢世次且老疾俱
至而臥遊爲乎孺人今年六十矣計其于歸以來
四十年中合符古賢媛而過之者有三其始當仲
醇才名方噪俛拾青紫之年顧不難爲孟光之勸
隱然而勤身家秉先廬無恙不至寄居臯伯通之
廡此其賢一也仲醇中歲所謂同學少年爾汝交
而金蘭好者相繼登華貫有乘車戴笠之異而孺

人曾不艷稱焉有似於王仲孺婦然諸郎君皆浩然充然無憔悴可憐之色不至如仲孺子蓬頭歷齒動父子情其賢一也晚歲則爲龐公之偕隱矣然龐公不入城以全家往鹿門故而仲醇之不入城也并不入室孺人即屏居肅穆而有林下之風又其賢一也孺人第少藿菹耳往者臺察以有道薦仲醇於朝將修吳與弼陳憲章故事此何必非藿菹仲醇同學有若方衆甫學憲唐元徵宗伯

楊彥履官諭范長倩學僉其夫人則旣藿菹矣而栢舟之外皆成逝波有如孺人之琴瑟並奏集於百祥者誰哉又况乎仲醇述作大業不朽則孺人之徽音懿範與之同不朽西池之紫霞上元之雲璈不足爲孺人頌也結悅之辰諸君子試理余語而前奏之當陶陶然盡康爵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ghosting. Some characters like '南宮' and '同考官' are visible.)

壽節婦董母李孺人五十序

在昔乙未之歲余奉詔爲南宮同考官初入棘
註書二房序齒也次日改注書一房序官也大學
士新建張公忽邀余請曰鄒宮允以春秋一再分
考矣今且復然顧其額少鮮肯易者公有意乎於
是余復註春秋第一房及揭卷之夕有董叔毀是
時方以科場爲懼府恒門第是抑余亦不能自固
袖其卷不出同官惟袁伯修不直余謂何乃作昧

心事而陶周望宣言曰董年兄不及吳年兄矣叔
獲故崇仁吳所取湖省第三人也俄而太原傅商
盤亦得李鴻卷袖之不出新建張少師曰廢則俱
廢耳李鴻者中文定公之婿也戊子之役人以是
黜余座師黃宮詹文定去國而鴻得雋正宮詹辯
誣之日余安忍負黃公蓋叔歿之開闢得一第以
此叔歿雖無祿蚤世傳其公車之業籍籍稱才子
才子余藉以有得士名未嘗爲舉主累云去乙未

三十餘年而叔歿之元配李孺人以完節旌於
綱今年秋爲五十設悅之辰於是叔歿之弟遐周
索余言爲壽則十年前朱少師已立傳矣何俟余
言乃余有感於邯鄲淳之碑孝女也謂崩城哭市
坐臺待樹之烈出於高門大國者非難出於草茅
露屋者爲難詞則妙矣論則未公未醜毒生於晏
安而奢麗稔於世祿豈不自古記之哉余嘗遊行
天下至閩之建陽朱紫陽夫子過化之邦也邑宰

吳天洪為言此邦五百年無以節烈表宅者驅車
 山東有丘少司冠禱者先朝遺直也其長子以
 辛未成進士丘公有西河之泣吾鄉陸黃門樹德
 信之詢及婺室丘公曰嫁之矣黃門大駭丘公曰
 嘻栢舟之詠錄於聖人懷清之臺築於天子此光
 岳之間氣可槩望之人人乎若丘公者兩與衡節
 烈之概矣孺人所生所歸皆世代簪纓之家所謂
 高門大國者當代鮮儷十六而嬪十八稱未亡人

有嚴姑無血胤孺人不恤九歿忍歿以成夫子之
 孝廣夫子之慈茹荼食蘖三十餘年皎如一日且
 儉而能施終抱遐周之子收陰德報而朝家旌
 典適與繼絕會假令叔歿今日而在孺人魚軒翟
 茀鸞章鳳誥與令妻世婦班中宮內朝之列亦尋
 常榮際耳能獨持門戶馨香發聞動於四岳奏於
 春官達於宸聽表於宅里揭日月而蔽金石否世人艷稱甲

乙科然明經三歲以數百計制科三歲以三百計而節婦被旌不能過數十豈非以其重若此其多若彼哉是昔者叔弢以高第彰孺人之勸學今者孺人以旌典彰叔弢之刑于叔弢有孺人爲從後之延董氏有孺人爲衰中之盛譬夫西域之樹半榮半瘁豐城之劍一升一沉雖形若支離而神理曠發繼自今孺人且日討斷機畫荻之事以祖之視父之書觀貌孤之成而終叔弢之緒是女氏之

不朽道也即不佞爲叔弢舉主亦有榮施尚何南岳西池之謬悠足爲節婦道哉遐周試以質之朱少師謂可佐康爵否

少爾謂可卦象與否
 岳西武之靈慈以爲積德善哉哉周旋以贊之米
 不林慈也眼不封爲妹慈舉主亦亦榮誠尚河南

程母戴孺人五十壽序

夫祝母氏之遐齡者非真仙曷以哉金母上元莫
 稽往牒至於南岳東陵則固爲人婦爲人母非人
 倫道絕者也然其教不大闡而因果福田之說頗
 足以惑里俗於是布黃金造瑞像輸長腰供香
 積名爲佞佛而祇以重僧人之貪業耳晉江王道
 思抗論謂金天氏之教有裨於中間此何以稱焉
 太史公曰吾聞新都程母戴孺人之事而有味乎

道思之言也孺人生有至性及笄歸程隱君恪恭
婦職修澹蘋蘩罔弗潔虔程故素封筮鑰會計罔
弗贍舉夫子遭疾籲天而號願百身代且割股肉
以一杯羹進而弗藥也生平儉素無他好顧獨好

孺人之闡政近之又云戒生定定生慧故學士率
文句者受障深而婦人女子行一意者取道疾孺
人之信心近之方且爲鹿門之媪方且爲臺山之
姥而詎若愚婦之佞佛乎哉孺人有丈夫子四人
皆負倜儻才以孝友聞於里即孺人空諸所有而
家益立茲當五十厥子至善君謁本寧李先生及
余文爲壽李先生所爲孺人壽者在方之內而余
所爲孺人壽者在方之外亦以鹿門臺山之壽壽

於南岳東陵也

於南岳東陵也... 序... 夫室有交謫則借隱者著家有小慈則勸學者稱... 王君公所以能遂其高者用婦言也歐陽子所以... 能顯其名者稟母教也若汪母太孺人之事更有... 異焉太孺人始為汪氏婦孝廉公故食貧落落窮... 巷糊其口於都養數不得志於名場倦游矣太孺... 人慰之曰以君之才豈長貧賤者幸勉事背城之... 戰則請枹鼓以助蓋廢簪珥資斧其行孝廉公氣

大壽汪母八十初度序

夫室有交謫則借隱者著家有小慈則勸學者稱... 王君公所以能遂其高者用婦言也歐陽子所以... 能顯其名者稟母教也若汪母太孺人之事更有... 異焉太孺人始為汪氏婦孝廉公故食貧落落窮... 巷糊其口於都養數不得志於名場倦游矣太孺... 人慰之曰以君之才豈長貧賤者幸勉事背城之... 戰則請枹鼓以助蓋廢簪珥資斧其行孝廉公氣

乃壯趨治裝應臺使者月且竟以遺珠售片玉家
聲繇此而大當是時太孺人豈不能作逸妻語哉
顧孝廉公飛鳴有具頭角未呈假令以運命之說
懷安自墮則南金竹箭終爲無經之寶而專門圭
竇皆爲伯通之廡矣太孺人歲江之功豈在舉主
下哉太孺人晚而賦和舟有丈夫子四人翩翩名
士佩服義方唯謹思日孜孜及親而仕無如數奇
何大懼無以樂母心者太孺人則寬之曰榮進有

時豈能越春而爲夏哉汝家里號鳴珂居題通德
貴盛矣寧必人人朱丹其轂若等寧謂奉母氏答
劬勞者必五鼎食六珈衣乎則更有進於此者勉
之足矣余不盡識諸公子而交於穆溟穆溟仁心
爲質蘊義生風季布之喏信於鄉邦第五之名不
減驃騎即太孺人之所爲劉薦留賓隔闌辨友者
槩可知矣太孺人年登大耋神明益王嘗質明攬
衣刺斷家事衣布食淡抑絕甘濃戶樞不朽衛生

之經也飲尊不盡重積之旨也皆壽道也古之女
貞有夫與子而度世者惟魏華存元君今之元君
不在南衡在黃山石岳間矣乞余言以祝觴者汪
太學元霖於穆溟為族弟素受太孺人卵翼恩者
也

徐士竑
門人 許本經 閱

容臺文集卷之二 終

容臺文集卷之三

華亭董其昌著 家孫庭輯

序

少司空祝耳劉公八十壽序

少司空祝耳劉先生者通籍四十年侍養二十載
海內之曾閔也其昌與同官陪京先後引退今年
八十矣懸弧之辰許文學請余修酌者之詞余曰
何以余詞為哉孝子德至於天則天苞見地符出

故孝經有援神契翼經而行今在祝氏矣子知之乎文學曰何居余曰孟夏之月天子發德音下明詔若曰余一人未收列聖養士之報豈忠孝之率不先與子大夫有以終養在告者將尊寵之以爲臣鵠所司核實以聞大哉王言所以鼓廉恥之陶冶明崇獎之準的謂孝祝之援神契非耶而安取以余言壽世之言壽者衆矣嵇叔夜則言養生有主討芸餌术熊經鳥伸亦足長

年此宜於山澤之臞縉紳先生莫能從也李康遠則言運命有定壽考康寧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其說近之而非所以論於盛世極治之世則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受成於皇極之主而司命爲無權且夫瑞草嘉禾無情之物猶應聖主之念而生何論壽考否則衛武之九十太公之百四十召公之百八十何以皆在周道方隆文武成康之世豈非賢聖繼作而錫福者厚與耳劉在終養諸君

子中如連林之有松栢羣岫之有嵩華而
主上寤寐黃髮勤思憲老與耳劉之八奏會臣主
之精神若隱隱相通者而知自今以往耳劉之爲
九十爲百四十爲百八十皆以
聖主無涯之養錫孝子無涯之年也謂余不信請
徵以近事西虜跳梁朝議推轂行邊元老有及新
城王少傅者言官以篤老難之
天子不爲動及 召見平臺少傅趨鏘閒雅調對

精鑿雖借箸之籌聚米之論無以過之

天子大悅賜鵠印佩龍文而出西虜怵於先聲退
兵六百里當是時非

主上神武獨斷幾爲言者所誤再索而得耳劉亦
如是矣此二老者一如彊弩之末猶貫七革一如
吞火之世獨嚼寒冰皆聖世之瑞也文學歸試理
余語佐三雅何如

夫功於五維則時
 時文之功則德來
 德來則聖世之盛
 聖世之盛則文學
 文學之興則文章
 文章之興則辭賦
 辭賦之興則詩歌
 詩歌之興則樂府
 樂府之興則雜言
 雜言之興則律
 律之興則賦
 賦之興則詩
 詩之興則文
 文之興則辭

朱襟江侍御六十敘

箕疇嚮用五福厥有壽康夫壽康自稟異氣非人
 主所得用者疇何以稱焉蓋大臣之威福庶官之
 淫朋皆凶德也同於凶者凶亦得之且將犯天下
 之不祥雖飛廉而彭祖乎猶為天耳惟皇極之主
 能蕩平正直操威福之柄塞淫朋之門使其皆為
 攸好德以迎善氣故有道之世其君子之有年者
 君子之也宋玉憫屈原以忠信見疑作為大招至

言四維上下皆不可處此其坎壈牢騷何知年壽而易之嘉遯詩之考槃有進於此者方且易臞爲肥即隘爲寬噉其菽水有芝木之功安其圭竇有樓居之樂休休焉衍衍焉吉祥止而神明宅此則幽人碩人之自爲大年若有不出於君者矣雖然君猶天也吾身非君有孰有之哉蒙莊者流旣以君臣之義比之逃雨而猶以江湖魏闕爲重傷而無壽類此不可聞於蕩平正直之世矣余同籍朱

君采天下士也以清節直氣有聲西臺伏蒲之論流傳海內更僕未數旣而繡衣持斧澄按江南風采稜稜爲國家圖永賴業有端緒會

天子誚譴言官二十餘人公亦在謫籍中得電白尉三吳士民以不竟公之德澤爲恨而公夷然就道瘴海炎方顏如紅玉歸而築宮於山水奧區所謂趙王孫故宅者讀書談道教養子弟郡國守相于旄相屬罕所容接時以春秋勝日與名僧韻士

往來湖山間意豁如也臺省之薦賢以公爲舉首者無虛歲而若弗聞也者銓衡之啓事以公爲司馬宗伯之屬者無虛月而若弗聞也者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議論依於大雅平淡而無孤憤怨悱之習所謂幽人碩人者非公耶公之同鄉有朱太復祠部以言事歸里中習餐霞服炁之術能經旬不食冬夏一衣公平平耳烟火裘葛不廢而精神色澤與餐霞服炁者等即余與公巖居相望

會於苕霅會於具區會於西湖或十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談容酒德與夫撫膺擊節鬱勃忼慨之氣猶是君采也今年六十矣子月二日爲懸弧之辰其二難襟海中舍五臺憲副等屬余祝觴焉余以爲凡祝多溢辭如蒲柳而松栢之也樗散而杞柎之也繁星油雲而景慶之也皆傳其溢也夫旣已松栢矣杞柎矣景星慶雲矣必也試之烈風棟之明堂見爲王者之上瑞而後不虛三者之用以

公精魄才氣若此海內之仰挹快睹若彼是且煩之以政事而不傷於佚縻之以好爵而不傷於高寵光之以名譽而不傷於達而岡陵恒升諄諄若八九十者於義無取矣離騷不云乎老冉冉其將至今恐修名之不立彼爲習於怨者名立即牢愁解矣公不爲愁且怨而一日賜環大酬愛君憂國之志所爲恬愉交養何啻挹浮丘而侶羨門者壽又何可量耶請與襟海兄弟爲約今而後無復以

下澤款段驕公以蓴菜鱸魚餽公余亦無以兩簞煙笠求公以驚猿怨鶴怖公惟挾斑竹管筆書公出山後事更三十年而爲公賦抑之詩者與朱文寧祭酒共之矣

望江公以名德躋大年九十矣攬揆之日子
 姓咸造選挾履稱兕觥修憲老之禮焉余諗於衆
 曰此家門之盛二百餘年所希覩也請遜言公之
 所繇壽者而余採爲祝觴之言可乎於是爲公
 之子行者若而人前致辭曰某等習公之忘機矣
 然行年七十而嘗若有踧躅者則以毋沈孺人立
 孤輕趙客抗節邁共姜而未有報也自緋伯待詔

望江兄九十壽序

望江公以名德躋大年九十矣攬揆之日子
 姓咸造選挾履稱兕觥修憲老之禮焉余諗於衆
 曰此家門之盛二百餘年所希覩也請遜言公之
 所繇壽者而余採爲祝觴之言可乎於是爲公
 之子行者若而人前致辭曰某等習公之忘機矣
 然行年七十而嘗若有踧躅者則以毋沈孺人立
 孤輕趙客抗節邁共姜而未有報也自緋伯待詔

公車上書闕下當時百司庶府之疏
 神祖十九畱中獨公父子以孝情格天事下大宗
 伯議太宗伯穆文直指覈實以聞而得建棹檝表
 宅里徽音而余料於公之壽也
 天子之譽命以酬罔極之恩慰風木之恨而公之
 嗣中始無一事寢不夢覺無憂為嬰兒為赤子古
 有終身慕者年百有十歲是公之壽道也有為公
 之孫行者若而人前致辭曰三十年為一世公閱

三世五朝矣自甲寅乙卯之後六十餘年重熙累
 洽潤澤豐美間者邊陲衣柳齊蜀黔巫日尋干戈
 而壽夢之區樂郊樂國天官書占云歲星在吳又
 云老人星在斗牛間堯之瑞應所謂民之子八九
 十者歌擊壤時也斯不亦壽而康乎有為公之曾
 玄行者若而人前致辭曰齊桓有云多壽多辱無
 為貴壽矣三鳳既邈羣龍代興今者承明著作之
 庭石室蘭臺之選虎竹熊幡之任逢掖子衿之英

里號鳴珂居題通德公惓惓以振族之思觀亢宗
之盛而喜可知也緋伯博於學瞻於詞公侯之後
必復其始行且致身日月之際
天子詢家學所自有 詔即公之居授經如毛公
九十故事斯不亦壽而榮乎語既成請余致辭余
聞論文者有筆隨人老之說而知登年之爲載德
助也彼其側身澡行欲善無厭者嘗一日而懷千
載之圖豈不知晦朔不知春秋者可窺其藩哉諺

曰天有記性無急性無急性故蚤計者嘗失之目
前有記性故倒行者難待之定後吾視公質行可
以鎮浮厚道可以祛鄙徐公之雅尚通介有常任
安之交情寒暄無變雖自其性得之哉而亦以閱
歷多造事熟前有典型後有炯戒故得效之方佩
若上藥已事之美護若瓊寶譬之松柏之節久而
愈堅薑桂之性久而愈辣醇醪之味久而愈和蓋
以德致壽還以壽養德所得於切磋琢磨者九十

年如旦暮也談何容易余少於公二十一年昔余有感於鴟鴞之章而公爲賦無衣蓋其厚之一微也及是家慶爲歌抑之詩以侑康爵而屬緋伯紀之

賀楚方伯霖宇梁公晉中丞序

楚庶宗之變也諸大臣議以爲春秋之義將則必誅楚氛甚惡蔓圖斯晚社鼯不灌屋鼠不薰八議所云非其大者請無牽於宗正條而一以司馬法從事於是檄四省集大兵爲犄角勢天子環顧廷臣獨念撫楚莫可遣者時梁公以方伯守土荆南先是以平苗功奉璽書賜金且需次領節鉞適與楚事會

天子廼俞廷臣請以中丞節授公公朝受命而叛者夕伐謀見疾馳而入幕府而士民喜可知已曰公不從澧州來其從天而下耶是時伏戎在荏悍宗在堞方屬耳目新帥以爲意嚮公至則皆惛伏不敢動曰是夫四征不庭慣經行陣者梁公耶庶宗寡援則大窘公廟筭百出則又次第就械無逃罪

天子以一中丞節勝于十萬師而方城鄂渚之關

謐如矣故事大中丞自藩臬晉者同官微言志喜於是諸大夫授簡不佞昌曰待子久矣其無辭不佞服膺公教甚深且賴公定楚無入危之誠又何可以不文辭也往讀史至漢文時謀國之臣孰與晁賈哉賈大夫不難繫單于頭而抱火積薪之慮惟諸侯王爲諄諄又家令之疏備邊詳哉乎其言之也要以安宗廟而尊天子舍削六國無足事者帝心奇其才莫能施用竟成六國之禍雖然帝之

所能者損萬乘之重以重細柳而已若曰吾有真將軍者豈憂諸侯王哉譬之治病脛大如腰指大如股者症也或言分之便或言削之使者禁方也而條侯則醫也二子者試方者也試方者人費試策者國費得國醫事幾矣藉令動六國之兵而應以棘門霸上之將安在禍小乎故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此文帝之明而熟於計也嗟乎國家日不乏謀議之臣至如威名折衝信命殊俗功能

日著可當縣官緩急者曾幾何人又以遭時泰寧兵革不試士大夫優游文墨拱手而取大官他故勿論即如大中丞是古天子所使王官監於諸侯之國而分陝之寄也鑿凶門樹大纛將以虎符徵發而稱主帥乎居則討軍實而銷民萌有急則撤患於肘腋之間而制變於呼吸之頃此寧渠可嘗試者迺其道甚廣其途甚夷王爵者率以寵名譽之人而酬厥歷之績軍旅之事不必其有聞也其

故難言哉難言哉公以文章學術起家望郎當西
夷弗靖

天子命重臣行邊公應詔與俱重臣竟賴公策敵
王所懷用是結主知起士望今國家屢有征伐之
事公未嘗不在其間三韓之役松山之役播酋之
役皮林之役公或調兵食或設方畧或視戎行或
募歿士交河飲馬瘴水墮鳶公所爲間關而策馭
也氈帳酪漿刀耕火種公所爲跋蹻而問俗也飛

芻度嶺積甲齊山公所爲拮据而先事也赤白探
丸癸庚譟野公所爲指顧而應猝也公筮官郎署
而幹濟有元老之猷近試三輔而經營在玄菟青
海之外旅進藩臬而物色在河魁中執法之官是
故人知
天子一日而驟貴公不知試之二十餘年不爲不
久人知公不戰而成功而不知公之所爲百戰功
皆今日收功地不爲不難也且庶宗幸而濫觴已

耳即瀾倒滔天而其敢效孰與虜酋其獲得孰與
 穽燹其貪忿誰與脫巾之卒公能折其所難何論
 易者於條侯曷讓焉若乃盈廷言戰賈生之慟哭
 也劉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則西川謂耶總之
 皇上善將將得聖人之威矣蓋宸濠之亂王公瓊
 在本兵曰無憂業有王伯安在今公之講白沙氏
 學與王同公之禮王之顛其地同王先濠而後苗
 公先苗而後楚其事又同儒者之效觀矣漢事云

乎哉旦夕者理徐頌菴最序

天子錫師中而寵公於將相間則有穆如之頌以
 俟君子以可久之業太上不朽之事皆契在獨知

藏無朕迹於德謂之隱於善亦之陰何嘗稟成於

夫士者將將得聖人之感而履行之配王公
 封侯子日無憂其有王伯安在公之謙自沙氏
 天子邊禍中而竊公然耕時問限亦豈收文賦以
 平其且及沐楚其事又何儒者之效觀矣漢事云

賀郡司理徐碩菴奏最序

陸士衡文賦曰課虛無以責有文誠有之仕亦宜
 然彼賢人可久之業太上不朽之事皆契在獨知
 藏無朕迹於德謂之隱於善係之陰何嘗稟成於
 朝署司命於主爵哉而或者謂朝權之可常信夢
 蕉之足據所保者在此即所捐者在彼而廉恥節
 義無所不揚矣則躡實之為患不可語於達人之
 觀也吾郡大夫西安徐公筮仕時嘗為廬江司理

繡衣持斧爲崔大夫自牧伯守長以下慮無不搏
心先意自全威稜之下者而公平視之無所阿色
適有徐守之讞相恠棄其官歸徐守者江右汪君
心淵也始東方妖賊壓彭城境此南北咽喉關天
下安危不小賴徐守善爲兵多方畧扼其進賊委
城遁去張睢陽輩人也而失驩於備兵使者趙君
趙中之於崔將行貪吏之罰須衆理官閱實其罪
法在重辟中衆莫不心傷其冤乃與慷慨激昂明

其不然者徐公也是役也公仁心爲質蘊義生風
陰德通於神明今望重於山岳所保甚多所捐甚
少惟一官耳嗟嗟倡而和者何人哉崔旣入操國
柄羣奸輔之長夜漫漫孰知其旦賴

聖朝更化羣公訟言 賜環有命復爲松借則與
公同解褐者皆已駸駸日月之際公無幾微厭薄
故官而識益練而神益完有泣罪之仁有定亂之
畧有平反告母之孝情有不如不吐之風采譬之

陟羊腸過灑灑而結鞞九土揚舲百川易於履平地也三年報績特尋常事以公始念不及此故同官觴之以志彈冠之慶云昔漢于公以官殉覆盆炫耀史冊更千載而有錢若水又更五百載而有公與之鼎立奇男子故自不易食報當亦殊絕今天子褒誅獨斷遠過漢宋彼于公之高閹若水之急流其足爲公稱哉其足爲公稱哉敬因郡偏諸公祖之請而揚厲公之百一如此

賀漕撫李公考績晉副都御史序

楚之貢浮于江沱潛漢則禹之道也昔也逾于洛今也泝於淮故楚之轉餉者歲詣淮受教令於幕府以開府視淮亦猶賜履之地乎大中丞修吾李公以撫兼漕事久矣日者天子以璽書晉公爲左副都御史而楚之藩臬使喜可知也曰公今真爲漕矣楚賴之矣又曰上今用公矣世賴之矣授簡不佞昌曰庶其善頌乎不

佞何能爲役憶讀公之撫漕疏而能言之士方公
於汲長孺陸敬輿郭令公韓魏公張方平者核矣
斐矣如以古之事詞止矣不可以加矣請言今事
可乎在昔永嘉張文忠公自郎官佩相印嘗 召
對便殿掀髯言事儼不小拘委旁顧一二宦豎
則佯作蹶蹠狀

上怪問故公對曰臣何敢失此曹意內庭數武地
如萬里矣因極言鎮關所在暴橫非聖明滌蕩海

內終不見天日

世皇感動爲盡罷諸鎮守者夫李元禮一世龍門
裴晉公四朝元老竟拱手於宦官輩而文忠以一
言除數世之患偉矣社稷功也雖然公有社稷功
而於賢人君子肯許以社稷臣哉遇合太奇寵數
太盛不知者旣忌其徑之捷知之者亦愜其報之
稱尚安得而以名歸之故夫歷遄迴嘗險阻有蹶
而起有前而却朝廷之注嚮與海內之清議兩相

畸亦兩相激而鬱勃不得宣者此亦名臣之資也
中丞公得之矣公以直言極諫浮沉中外二十餘
年最後領節鉞未幾片語出宮中賜之袂其事甚
秘世莫能知也公請去不得請代不得嘗以身在
去與代之間可去則權輕可代則責亦輕而稅璫
增者乘公兩輕之勢磨牙張距以吮淮海維揚之
血公亦不量孤危而日夜以討璫爲事如臨堅敵
旗鼓間譟靡弗用也如薄猛虎網羅弓矢靡弗設

也卒持其陰重罪大困稅璫使不得生還禁籞當
是時海內扼璫者若清原若江夏若南康皆不能
以一矢加遺守土大吏至褫冠帶受辱其次三木
囊頭受辱其次緹騎圍土受辱而雷霆之威獨霽
於淮上識者曰上之知公雖三旌九遷不過也
至主上雖心識公而未嘗驟貴公公雖受譽命而以
年以資未嘗踰於恒調之尺寸公在鎮先後著功
實如馭將吏懲貪墨議河渠護陵寢靖叛萌賑

流散不止爲漕而獨敘其所爲漕者若曰程績而
酬則爵祿不足也以故天下之賢人君子皆信公
重公於公之當去也昌言於朝以規於公之不遂
去也昌言於朝以頌即鑿橫門建大纛盡護東南
謹候股肱倚之咽喉仰之於公豈有不足而公議
之鬱勃猶若有不盡釋者公之功名於是爲盛哉
抑公不獨自成其名而已也
聖德亦光焉矣

皇上異時不嘗逐三大璫乎保之敗也則權相隨
之鯨之敗也則少宰隨之誠之敗也則臺諫官隨
之夫自宰執而卿貳而臺諫莫利其比璫也
主上之明也公之終有譽命以此故夫分過於君
謂路馬不可問逆鱗不可批密雲不可雨明夷不
可日中者皆誣上者也布衣輕俠尚有名交安有
網恢恢綬若若而匿瑕暢美莫望之臣子者
皇上紹烈祖之休於公乎白矣書曰嘉謀嘉猷惟

我后之德其在斯乎其在斯乎繼自今公益有無窮之聞主臣俱美中外禔福洛脩貢江獻珍寧獨惠於楚於漕已也

送郡司理毛孺初應召北上序
送郡司理毛孺初應召北上序
送郡司理毛孺初應召北上序
送郡司理毛孺初應召北上序
送郡司理毛孺初應召北上序
送郡司理毛孺初應召北上序
送郡司理毛孺初應召北上序
送郡司理毛孺初應召北上序
送郡司理毛孺初應召北上序
送郡司理毛孺初應召北上序

睦州毛氏兄弟鼎立孺初公後起為吾郡司理凡五年聲籍甚天子用所司劾薦以異等召云始公之入吳也其仲司諫氏贈之言曰行矣毋愧龍圖之樹其伯天官氏贈之言曰行矣毋愧桐江之絲公拜受教而為董子理之也董子俯而思仰而嘆曰善哉繇天官氏之言可以清繇司諫氏之言可以任雖然嚴

子爲傲爵祿者也於先憂何當即於理官何當也
公曰唯唯否否夫嚴子者果以其傲爵祿爲高已
乎其言曰懷仁附義天下悅趨勢順旨要領絕此
古之遺直而范氏之宗也凡任天下者固必有所
捐國家之謀肉食者鄙功名之會金注者僭故可
餌以祿者即可怵以害可縻以爵者即可撓以法
非夫泥塗軒冕而能當官立節者天下無有昔范
公爲諸生則以天下任吾爲理而任豈稱早計哉

桐之水以礪吾齒耳蓋公之持論若此其理郡率
以此言爲券較然不欺其志焉公身兼數器而棘
木之聽自其顯職亭法處事片言立斷刑書旣定
即豪貴大俠力能得之監司臺察者不能得之公
監司臺察亦借公自解曰是無如司理何有宰相
子方操熱柄爲吾邑宋氏關白公抵其書標其使
曰而公與吾無生平而書僞也邑有人奴埒素封
與故主抗輦下貴人至爲擊一學使者去賴公窮

治竟斃於法於是江以南捨地呼天之屬願一當
松郡理歿不恨而公以爲無冤民易無冤士難今
夫司屬之殿最寄司理筆端一不當令蒙惡聲此
寧有兩造爲閱實者公故具鑒裁而不以脂韋先
惘福凡所品騰要於至核即臺察亦無以奪也計
公在事以廉成平廉最著以彊直行仁恕彊直最
著弓旌未及而風稜岳岳已動朝著矣遭時休明
其穎爲拙雖江湖客星皆耀於鈞陳太微間假令

子陵而在能逃諫議徵不就否宋時自希文出土
始知重氣節今
天子高居法宮積牘如山不復決慮無弗伏闕諫
上殿爭蒿日以修社稷之急而天下春春多事何
也豈其迹於任也而不太有所捐與豈其知趨勢
順旨之非希文而不知懷仁附義之爲真希文與
昔富鄭公之賢也欲有所誅進而希文持之曰恐
人主手滑此以知其不好激也不徂徠之直也爲

四賢詩而希文嘆之曰天下事爲鬼子壞此以知其不好譽也若希文者真能捐名者也語曰貪夫殉財夸者歿權烈士殉名夫名美物也而權利之委也故遺利而後可以遺權遺權而後可以遺名遺名而後可以憂可以任公所試之理而效者也吾終不以羊裘爲潛以龍圖爲見以施於郡理爲公之細而効於臺諫者爲公之宏公行矣不煩改步矣請亦以余之言爲券而質之公家伯仲徵余

言者華亭聶侯青浦韓侯署上海許公皆漸於公之家風者也嚴以子陵名范公所嘗守郡者也

送聶邑侯入覲序

聶侯以述職行矣歌驪之日二三子講德焉行人
吳子諗於野史董子曰國有六職今則兼之吾以
是程侯抑何恢恢游刃也侯寬然長者鑒裁內運
每延見士大夫考政問俗即能得其人於目睫之
外造請不廢陽鱗自遠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
是天官氏之職侯克舉之也侯下車之歲大浸稽
天請命兩臺發粟賑荒鄉三老義士所在施粥糜

閭井相望侯身自勞來眠食幾廢所活餓夫不可
勝數歲不爲虛邑故苦踐更邇議均役官與民視
田受役幾無等侯覈富民田隱沒盡出逾故額六
十萬於是中產以下皆得免役而縉紳亦不至大
困行法之平爲江南最是司農氏之職侯克舉之
也學使者檄郡縣校士所在謹譁山苗澗松今古
同嘆侯謝絕請託精心品藻白屋寒峻遂無留良
明鑑空懸飄瓦不怨是宗伯氏之職侯克舉之也

勾攝之役日引月長動盈四百侯汰去過半昔之
鴟張狐假而食者轉而歸農又捕賊曹符檄所向
輒命爲盜藪蔓延周內莫可誰何侯絜法定今落
其角距餼糧以時萑苻息警是司馬氏之職侯克
舉之也侯嘗謂欲省獄訟先省錢贖非兩臺監司
大吏所召捕未嘗逮人於庭亦無一役輕下閭里
爰書已入欲解則聽之未嘗引繩批根見法輒取
也是司寇氏之職侯克舉之也澤國與區溝洫是

急先時濬治以勞遠人自侯建議壹用土著畚插
在前餉饁居後事集民安百世永賴浦漚一役衆
稱聶渠是邦土之職侯克舉之也夫國家以六曹
盡天下之事而以縣令習六官之事如侯者得其
一察已足孤行况兼總條貫左右具宜不爲天下
循良冠乎董子曰似也子知侯者請更有進焉吳
子曰仕於壯縣者處脂膏中耽耽逐逐富民是求
彼官於家人極於病蓋有之矣侯淡素自將水壺

方潔尺組寸帛不取諸民沽酒市脯寧浮其直侯
在華五載矣素封之家游閒之子不知上官科指
作何狀有以懷璧罪者誰也如其清賢豪之門竿
牘並進或伏其吹噓張我羽翅侯曰我守土吏也
豈僭譽於名交哉守常度自信而已如其介臺察
有所摧抑其人故不能事侯侯陰爲解脫竟不令
知所卵翼士有退而負德者或爲侯道之侯益爲
掩覆不令人人知也如其厚此足以頌侯矣乎董

子曰近之矣猶未盡者其在侯之量乎古之知人者謂智可練而量不可學侯之量深遠矣若萬石之鍾不為寸莛鳴函牛之鼎不為小鮮飪忘寵辱遺毀譽於家有不見於國有不聞者是隰朋之弘也是故倏誠才矣然而不張的誠清矣然而不谿刻誠介矣然而不崖異誠厚矣然而不沕闇其大臣之度乎當其百里有六官之用當其臺諫又有大臣之用王正之春

天子開明堂覲羣后修漢故事有以邑宰進大農少傅如桐鄉密縣者必聶侯矣吳子以為不虛美請書之

曰是行禽敗常者案之是封承存食闕者案之是城狐豕於官府者案之是鬼域闕兩造而噉其國者案之餘雖刀椎角非國法所急不足煩乃公

之與不為才其鳴幽牛之問不為小解氣志寵辱
 道毀譽於家有不見於國有不聞者是隱則之弘
 也其故何誠本矣然而不張的誠清矣然而不發
 謂書之夫然而不崖其誠厚矣然而不洩則其大
 必於破味喉容潔亦必擬對矣吳子以然不盡矣
 天子則則堂殿學武於道則建亦以詩宰豈大興

司理臨川吳公始下車擁書萬卷焚香諷誦或見
 謂公文人薄法吏不為也是時積案如山老吏抱
 牘而進冀窺使君辦治若何公縱觀有頃手數牘
 曰是行禽敗常者案之是封豕荐食閭左者案之
 是城狐家於官府者案之是鬼蜮鬪兩造而噉其
 肉者案之餘錐刀雀角非國法所急不足煩乃公
 三尺須其改悔將有縱舍觀者惴伏公嘗端居燕
 坐或十日不決事或一日決十數事或十日不判

牘或一日判數十牘皆洞肝披膽引經貫律莫可
上下諸奸人莫利當公而旁郡有不平願得赴雲
間嘉石歿不恨公自以鎮靜坐消告訐俗而諸御
史臺或移文申令巖然不爲應豈其治絲而棼之
耶久而知公之指在不擾交章刻譽矣若乃裒褐
於繡設菜過鮭士大夫竟三歲不能以二簋事公
何論庭實至問之市肆經年不取尺布矣問之候
吏所過乾餼弗具矣問之閹吏坐無附耳之交門

賀郡司理吳茲勉最績序

今郡司理之攷績也則猶古者計獄弊訟登中於
天府之遺意哉其具成牘以請幾毛舉縷悉然不
敢深言於慎測之情不敢侈言於不寃之誦懼其
迹於夸也蓋司臺察則既有品題矣而不必其該
也束於裁也太史之代言則既有寵光矣而不必
其肖也淆於同也是將安所懸衡乎吾聞之言彌
繁知彌猶言彌簡知彌精夫攷績虞法也有虞氏

嘉美咎繇非即今之制詞乎而其言曰風動風者
一字褒也後王重之曰明清猶雨暘燠寒各司其
用非風敵也又重之曰訖威訖富是猶明庶廣莫
之屬風之一德也且夫風之爲言未施而民信先
聲而奪人故足術也威富已嘗我而後訖焉晚矣
江以南故囂于訟訟爲最又隸於舊京徃徃奸人
不得志則走諸御史臺聲冤泯泯焚焚不可窮詰
檄符一下胥吏伍伯之倫因緣爲奸利中產立盡

無境外之刺矣問之主藏吏束矢之入緡錢之美
籍而弗有若委塵矣問之胥史曰此霹靂手也奉
約束惟謹不者相隨入獄門矣問之鄉校人人爲
吳氏學古文奇字之外言不及私矣此豈可旦夕
襲取哉蓋公清虛淡泊純白內守雖恂恂抑抑而
有輕天下細萬物之意舉人間世所艷稱以爲要
譽之媒爭先之徑皆所不屑故曰絕利一源用師
萬倍豚魚可格梟鳥不鳴風之也臺察所稱者能

盡此乎雖然猶一郡之平也公之鑒裁著賜履持
斧之臣詢察吏治惟公是倚而郡國令長耦俱無
猜且各有憑焉吾職有五聽而已更以六廉繩吏
不虞府怨乎公則以天下名教爲已任即道在包
荒不爲吐茹今年春來言不文說與此證而且文
天子開明堂計群吏惟江以南月旦足佐平明之
治非公亭亭孤峙不受世波將纖趨窺矚之徒巧
述吏議公即不深文無奈其爲深文者何公即不

翫法無奈其爲翫法者何故煦然以春肅然以秋
皆風之德也此於法不得達之朝聽而不聞不見
之績無大是矣華亭令鄭侯上海令鄒侯署青浦
倅馬公樂公之政成而屬不佞昌爲頌昌心儀公
最久又野史得深言侈言猶不能肖公之什一試
以諗於代言者或裨謀我可矣

以滿外百春...
 最久...
 有思...
 之...
 昔...
 州...

賀侍御潘翔公迎太公罔卿入朝序

今

天子登崇茂碩服在大僚藩臬守長聲績著聞者
 起拜九列所以均勞逸示風勵也於是觀察麓泉
 潘公入為太僕少卿趣裝有日矣公之仲君侍御
 翔公在輦下方清宮以待而同里同官若奉常
 尹公霍公金吾萬公侍御翟公皆翔公之所兄事
 弟畜者聚族而迎太僕獻幣羞璧徵辭以先之不



佞昌辱有家臣羽宸之年誼且交於翔公至習不
敢辭蓋國家有勞臣有世臣勞臣者身兼數器慮
在四方環應無窮汎游靡缺受於才者也世臣者
鶴鳴子和前喁後干二人有懷一人思媚漸於教
者也受於不者以爲臣鶴漸於教者以爲子鶴兩
者鮮兼而得全全昌古今不數有莘之隆尹相太
甲陟相太戊姬氏之盛魯公拜後周公拜前而伯
冏之作太僕正也穆王命之曰世篤忠貞世篤者

繼繼繩繩自一世至於世世而効一官營一職何
論焉語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孰與以身教乎又
曰上臣以人事君孰與以子事君乎太僕公登朝
以來其官則自邑宰郎署守長藩臬幾十政無所
不周歷其地則自畿輔河洛關陝幾萬里而無所
不馳驅其宦蹟則自簿領錢穀河渠刑法軍旅之
事幾百試而無所不瞻舉以故公勞臣無兩要以
教忠亦無兩彼其夙夜奉公者即爲式穀優游布

政者即爲家暮而翔公之所傳者不止青箱書治縣譜也公茲入矣翔公奉膝下歡歌白華朱芾之詩上松栢岡陵之頌若石慶之爲萬石流踰若元方之爲仲弓御車於情豈不誠展而非公之所厚望於翔公者何則萬石君雖孝謹乎以歸老不事事仲弓則僅僅穎川長非如公父子在日月之際也吾意公必以生平所敷歷所吞諷若土風謠俗吏治邊情地險物方家庭告語皆可入皂囊之封

章備繡斧之檢察而嚴君諍子自相師友則朝常廟筭國事人才外臣所百聞不如一見者侍御當熟數於趨庭之前所爲塞淵之助不少也茲非世濟之美而社稷之福乎哉且夫御史單車行部攬轡之日則忘其家雖甚嚴重視他官獨難於將父旣並立於班行矣而乃公駕車則乘驄者當改步如中州侯公官太常秩三品其次公以侍御爲六月之息束於制也翔公爲名御史籍甚西臺久矣

尋當有不次之擢是父是子相從於槐棘間此其
 合則其邸而居分則秉鉞而出而且長公孝廉
 將以賢良方正奉對大庭為石之慶建為陳之二
 方吹篪吹埙肯堂肯構家聲功業焜耀乎三晉媿
 美乎高陽世臣哉世臣哉試采之為潘氏世家竊
 自負於惇史矣

吳玄水禮部得子序

古者卿士大夫燕享之詩恒曰萬壽無期萬壽無
 疆上壽百二十歲耳何以侈言萬也夫人未有中
 古而生者皆於上皇之世自今而邇之赫胥大庭
 猶旦暮也非以子而孫孫而子乃為大年耶且也
 君父之恩大矣與天地並夫惟子而孫孫而子則
 以無涯酬罔極其願始也故以千金之壁易赤子
 愚者不為以松喬之年易嗣續智者亦不受也蓋

三代之宗器若雲雷之尊饒父之鼎一柱之爵俎首之豆所以銘功而昭德者命之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非以忠孝之種足重耶余友吳禮部伯玉年逾壯未舉子太夫人憂之即同儕友生無不爲伯玉深念也獨不佞昌以爲伯玉法當多男子或詢之故曰吾非祠官安知高禩之應吾非太卜安識夢占之祥耶抑男之爲文也從田從力從力則熊羆之倫也從田則豈有畛畛疆畔哉方寸是也

吾視伯玉仁心爲質欲善無厭養志承歡今之曾閔且樂道人善如鄭當時恢弘博愛如孔北海崇獎後進如龐士元赴人緩急如原巨先嘗以宗社大計闔閭隱瘼默贊當事已見施用而不居其名此其爲田沃而不硤坦而不棘而又拂以溫風潤以甘雨知其必有獲也或曰海內聞人若弘農宋公延津李公蒲坂楊公富平孫公此皆天下長者何以靳之血胤哉余曰之數公者與伯玉固異矣

其成名也若俛地拾芥其得志於王塗也若康莊
騁絕足計其當伯玉之年所受國家之恩澤海內
之休閒幾於滿而不可以復益矣伯玉以鴻漸之
資困於黷投公車之業屢變憂患之途備嘗四十
登朝十年奉使僅僅得虞曹卽又篤念太夫人倚
廬自北請南依遲子舍家無厚業蕭然書生此其
於諸公謙滿之數何如也耕堯之田而有九年之
水耕湯之田而有七年之旱過此以往皆逢年之

日矣多男不亦宜乎或曰然則人之所易伯玉何
獨難也曰器以晚成爲大物以罕見爲奇力以挽
回定數爲強德以動天地感神明爲盛豈不憂憂
乎其難之哉章文懿公以六十舉子陸文定公以
五十八重賢疊肖巍臚者願兩翁兼得之始未嘗
不遭廻而後乃備福也吾謂伯玉之逢年亦如此
矣於是社友何子張子輩理余語前爲伯玉壽且
歌斯于之第八章而退

序

題詞

茶董題詞

荀子曰其爲人也多暇其出入也不遠矣陶通明曰不爲無益之事何以悅有涯之生余謂茗椀之事足當之蓋幽人高士蟬蛻勢利藉以耗壯心而送日月水源之輕重辦若淄淆火候之文武調若丹鼎非枕漱之侶不親非文字之飲不比者也當今此事惟許夏茂卿拈出顧渚陽羨肉食者往焉

茂卿亦安能禁一似強笑不樂強顏無權茶韻故
 自勝耳余夙秉幽尚入山十年差可不愧茂卿語
 今者驅車入閩念鳳團龍餅延津為淪豈必土思
 如廉頗思用趙惟是絕交書所謂心不耐煩而官
 事鞅掌者竟有負茶竈耳茂卿猶能以同味諒我
 耶子曰其為人少多嫌其出入少不羨矣聞飯也

茶韻

題詞

酒顛題詞

淵明忽醉與漁父獨醒正言若及即復舖糟啜醢
 所謂寄大夢於梧捲而德義之矩自在也顛何容
 易知此則知文成之辟穀圖南之愛睡皆真能顛
 者茂卿其酒人之雄乎若夫醉鄉之天地騰騰兀
 兀近於天全微細披剝乃是無記所攝故凡夫醉
 於無明二乘醉於涅槃惟大聖人能飲酒不及亂
 茂卿深於法喜故為下此轉語中下之根欲讀酒

願請從酒誥入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崇蘭帖題詞

父子書家自義獻後有歐陽詢歐陽通徐嶠之徐
浩本朝則吾郡莫方伯與其子廷韓耳余師方伯
而友廷韓每論兩家之書吾師則應規入矩騫翥
迴翔似正反奇超俗即雅廷韓則風流跌宕俊爽
多姿醞釀諸家匠心獨妙廷韓如五陵豪俠寶劍
金丸意氣自喜而吾師則以溫伯雪子正容對客
望之意消廷韓游道既廣鑒賞之家無不遍歷吾

師人地高華知希自貴晉人之外一步不闕故當時知廷韓者有大令過父之目然吾師以骨廷韓以態吾師自能結構廷韓結字多出前人名跡此爲甲乙真如義獻耳猶憶吾師崇蘭館集成是時作者甚衆獨以集序屬余時爲諸生遜不敢應至今猶愧延陵之劍乃書翰小道何足爲師門知己効也庚申八月七日之夜夢吾師命余作草書詰旦君今索弁語漫以應之

刻六龍解題詞

韓退之爲文王拘幽操寫美里柔順文明之致奕奕有生氣雖然退之猶附贅哉六十四象皆拘幽操也彼蒙難解憂克永觀省日以易道自占曰豈吾不登於岸乎豈吾剛柔進退之間不合符於天則乎不然豈其聖明而感格若斯之難也斯以爲聖學一變而小雅再變而離騷則善於怨而已矣自屈子以來孤臣遷客憂讒畏譏有能明道著書

而不為牢落懟憤之誣者誰乎東溟先生六龍解
 乃其待命九江時著撰也窮天人之奧旨啓玄空
 之秘扁足使公明結舌輔嗣解頤談易之家卓蹕
 孤出斯已奇矣乃先生爾時秉直蒙忌進退維谷
 意尚有所謂牢落孤憤者而橫口所之絕無衡氣
 唯覺憂時賦世之微旨朱絃疏越一唱三嘆令人
 可歌可舞可悲可涕耳先生不獨以此誠世而又
 以自省其於六龍之旨反覆剖判有惕若之象焉

淵乎遠矣其作易者之憂乎不佞素治管氏易茲
 讀先生六龍解更有會於心乃知焦延壽所傳於
 京生者未矣為刻而傳之於世教庶有裨云

洞然漆書點畫易象也鐵筆鋒稜易象也覆鈕
 置易循也五十年來承用之途漸廣而習者之門
 亦必通四關而後可入

之秘有足使公明結舌補嗣賢題證易之家息障
 孤出斯已奇矣乃先生商焉求直蒙思遠過維谷
 意向有所謂半落孤憤者而橫且所之絕無術氣
 京主昔末矣為陳而翰少休世終無亦野六令人
 蕭夫主六蹟職更存會休心以味兼取壽祖對休
 賦平處矣其卦是昔少憂平不對素成音刃為茲

賀千秋印衡題詞三別

吾松顧氏印藪出其印學盛衰之繇乎何言乎盛
 三家之村不能見秦漢之制得一印藪遂可按籍
 洞然漆書點畫易摹也鐵筆鋒稜易衰也覆鈕位
 置易循也五十年來承用之塗漸廣而習者之門
 亦六通四關响嘯石鼓可鞭箠驅矣故曰盛雖然
 雕葉耳如畫家之論形模禪家之叅死句吾見狸
 德之執飽何取鷺鳥之成行今之盛不為衰之端

乎故昔之印藪不如今之印衡印衡雖一家之書
具有血氣印藪則百補之衲都無神明
呂不韋云人不寶國之連城尺玉而愛已之蒼璧
小璣秦漢之私印其猶蒼璧小璣乎但人有其寶
不必其用也自勝國時趙子昂吾子行周伯琦輩
始拈出用之書畫書畫之與印學非夫合之雙美
離之兩傷者耶故以蔡中郎之工篆隸而不能挽
六朝印學之衰者於持書家如王謝白事皆自歎

其名無所事印也以李陽冰之工篆隸而不能挽
李唐印學之衰者於持書畫家如虞褚李范真蹟
并不歎其名無所事印也此道復振於文壽承許
元復有以矣

畫家有神品妙品能品逸品小印亦有之若余所
藏李斯之九字小璽人巧極天工錯非神品乎趙
武趙嬰張良王陵叔孫通賈誼衛青李廣張蒼王
成張衡之在方爲珪在員成璧非妙品乎其餘皆

矣惟是昔人有云失於自然而後神則逸品
在神品之上雖非篤論如上界之有散仙厭薄
天事西來之有初祖直傳佛心品最爲貴僅見於
梁伯鸞之一顆文壽承爲陳淳刻道復氏近之矣
千秋具眼人也庶攻此以拔新都之幟

遠遊篇題詞

修微才竝左芬禪叅月上枇杷花下鄙之而不居
蔬珠宮中招之而不往沾泥柳絮無復隨風淨土
蓮臺時常入定今將遠尋廬阜問法憨師孤雲何
依明月獨舉雖多求友之情寧無懷璧之慮哉惟
此行卷作護身符星河在望猶垂機杼之文弱水
難航遙出步虛之響但使異雞反走卽知黃鶴雄
飛上官之秤豈有神鍾夫人之城屹馬天險暫遊

萬里其在斯乎

...

...

...

...

...

...

...

江南春題詞

莊與騷皆楚人之作也能讀莊者可以讀騷所謂

寓言十九者非耶梁昭明序陶徵君集而少其閑

情一賦彼真以溱洧爲淫風而九歌之解珮捐珥

爲周秦行紀之儷也固矣吏部徐大冶爲舍人時

和倪瓚江南春之詞每韻八首又廣之爲四時而

夏秋冬各八首雖文生於情而意若有託非僅僅

比紅詩香奩集等者且窄韻奇語疊出不枯如渡

瀘之師七縱猶擒如桃源之路再入不誤先時和
 者皆自廢矣豈非兼葭白露獨寫伊人之懷鐵心
 石腸不掩廣平之藻者乎大治之佐天官之業亦
 可知矣余既為補圖復為此弁之大治家世中吳
 而居於楚其所得於莊騷者多也

言十丈非取聖訓而氣韻於筆墨而少其間
 其與他者異人之有也於前其後可以前知而
 其南本題詞

臥游冊題詞

趙文敏問畫道於錢舜舉何以稱士氣錢曰隸體
 耳畫史能辨之即可無翼而飛不爾便落邪道愈
 工愈遠然又有關楨要得無求於世不以贊毀撓
 懷吾嘗舉似畫家無不攢眉謂此關難度所以年
 年故步余友孝廉李長蘅故自清士承先世之業
 與兩兄太史黃門之家聲廣交好客賓至如歸其
 點綴一石一木直寄興耳即唐解元自稱愛寫青

山賣者長蘅了不屑也以故無贊毀於胸中如意
 自在甚恬甚曠與畫家臨摹伎倆日刻相遠耳又
 况其公車之業號為專門詩騷子史博通淹貫一
 一發之於畫寧不超超逸品耶此二冊皆長蘅與
 鄒孟陽同遊蘇臺武林之筆大都宗法黃子久者
 十之七旁涉倪迂梅道人者十之三一一紀歲月
 游蹤宛然廣陵一曲叔夜猶在孟陽無限感慨五
 百里貽書來弁數語未知黃癡倪迂輩有
 此身後
 交態否

王竹塢詩冊題詞

感恩殉知捐軀明報動於俠腸者也懷賢好德綱
 事激昂動於正氣者也今以竹塢生為郭宗伯之
 死友其義誠高要亦荆卿貫高輩所辦余所為竹
 塢多者謂宗伯之賢宰相不能知而生能知之宗
 伯之冤同朝不能訟而生能訟之不可怵以死不
 可啗以官是為天地正氣與段太尉安金藏足比
 肩鼎足立耳嗟乎平津之客怙勢排賢一轉眼間

富貴安在惟有青史唾罵千載不磨視竹塢生被
 三木身瀕九死丈夫英槩可歌可咏相去何啻霄
 壤哉余侵尋世難而有感於交態之變者聞竹塢
 生之事益用壯之因讀諸君子贈言題於簡端

其文其義高矣衣履雖高華而餘亦高其
 事其壯也五原亦足以壯其志矣宗伯之
 贈言其壯也五原亦足以壯其志矣宗伯之
 贈言其壯也五原亦足以壯其志矣宗伯之

楊女郭節婦傳題詞

楊女郭節婦謚貞烈事具顧宗伯錢太史傳中詞
 止矣而核矣無以有加矣乃讀節婦遺姊妹書有
 云我爲讀書所誤汝曹慎勿讀書則自其乃翁尚
 寶公以及諸贈言者皆未下註脚使揭日月而行
 天幸余獨知其解敢惜疣贅語云求忠臣必於孝
 子之門余亦日求烈婦必於孝女之室然而事勢
 不能兩全者陵母之自經趙苞之臨敵義有所重

而情有所割也烈婦之意曰殉夫則不能事父修
地下之諾則不能承膝下之歡彼蓋鴻毛一死而
昊天二人云爾不然烈婦之所捐軀而立節者將
以爲婦鵠豈不以厚望於骨肉乃稱誤哉昔者孔
子嘗自稱誤矣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使春秋果有
罪則烈婦之讀書果成誤也嗟乎三光五嶽之氣
鍾於烈婦而五經十七史之書亦證於烈婦無論
腹笥萬卷如蔡文姬李易安者面甲十重即唐之

魏鄭公我朝之楊文貞勛名事業炳炳古今猶將
慚退三舍書何誤於烈婦哉傳稱烈婦以三十六
而物余謂心死爲真身死爲幻烈婦自許郭卽一
死之後已自無生九年之中日日皆死日也大抵
驟死易徐死難何則死生於情驟則激久則夷夷
則悲心漸微而可以鞠子教兒爲解故謂烈婦爲
三十六而死者此數甲子語也實與郭卽同逝久
矣兩史公旣表烈婦之節余又闡其孝總之烈婦

所謂虛名世有以死而博虛名者無有哉時烈婦
 之叔父弘聚司教吳中余爲言如是弘聚曰九原
 有知必且謂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史公矣屬題於
 簡端

彤管遺徽冊題詞

婦德不著闔外而范蔚宗後漢書特爲立傳至與
 魁士名儒勞臣戰將並垂不朽嗣是作史者種種
 幽閑端操照彤管而蔽金石矣朝家踵古定制凡
 臣子奏績則以璽書褒美而及其母氏之聖善
 蓋館閣之選實代主言夫葦門圭竇之行得一
 旦達於天子猶稱遇主况女士耶繇斯以觀謂闈
 德不外著者不類然也吳縣曾侯之爲令幾三載

矣侯之政成則曰繫母之教常咨嗟感泣孺子慕
無已時茲譽命且逮矣而痛母之不待也復念代
言有體束於體無以廣稱母氏之慈盍請於當代
作者令人騁厥秘思抽厥妍詞圖張百目之羅務
在多獲庶幾罔極是報惟余與侯有一日之知最
先授簡告余曰先生昔領史局召生也晚不及徼
一言爲 恩綸光吾母之不逮養與不逮先生文
俱千載遺憾雖然得先生爲前茅以丐諸作者是

吾母之賢上以達於朝而遠以傳於後胥是賴也
嗟乎今典綸制者如林安取求舊若以謀之埜則
余固埜史或可爲傳信者藉矣題曰彤管遺徽侯
海內諸公詩若文成編而序其端余不敢讓

斯五岳方寸之不平六月秋搖之聲息也今者作
倅漢東樹標廉善顏其扉字曰飽菜軒以誌才情

言有體東於體無以廣稱母氏之慈蓋請於當代
 作者令人騁厥秘思拙厥如詞圖張百目之輝務
 誠內詣公精萃文苑繼而致其辭余不效蘄
 余固楚史海河蒸鬱計米蔬寒暖日進聲靈燦射
 孰乎今典餘歸泮泮林安邛來普謀以結之楚四
 吾世之賢士以藝餘而藝以藝餘而藝以藝餘

吳長卿飽菜軒題詞

吾友吳長卿天下士也胸中有數萬卷典記亦有
 數百萬甲兵當事者壯其請纓俾之剖竹已脫穎
 矣而薦士者為當門之蘭所薦者亦有批根之剪
 斯五岳方寸之不平六月扶搖之壑息也今者作
 倅漢東獨標廉善顏其廨宇曰飽菜軒以彼才情
 雖叔夜餐霞不足為其秀子卿齧雪不足為其貞
 菜則安取焉將藿食之憂殊異肉食之鄙而淡然

無味乃為天人之糧即其義則具陳徵君之記矣
因為題勝而漫弁數言

許君東海許君東海其體字曰益奉神以新下
其正出古卡之不平六月其地之變息也今其
夫而動士林亦常則之曲而動亦有亦其
其有為平其高平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其文其其其入下士也中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其文其其其入下士也中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方旦心平平草題詞

方內制義各有偏至吳以韻致越以色澤楚以才
情閩以結構中州以蘊藉其大都也若夫出於封
畛會成一家惟天下士能之中州闡闡伊洛人知
有程氏兄弟學而不知蘇氏秦代兄弟故其文脉
也驅縱橫之筆鋒以發理學之旨趣吾見之方使
君其出入變化不主故常亦已奇矣使君顧自命
為平平何耶蘇子瞻蓋得窾於國策者其論文曰

筆勢崢嶸詞采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實非平
 淡絢爛之極也使君之所謂平平者如此中州之
 文自使君一變為海內宗矣使君今之作者當與
 其鄉大復蘇門竝驅何論制義論制義則高何二
 君子弗如也

計開以蘇蘇中世以遊蘇其大蘇也蘇夫出於世
 其言補漢各亦為至矣以謂其然以了新法以卜
 其且心平手草題詞

漱六齋草題詞

余友何士抑為文奉先輩律令甚謹毘陵以後尚
 有典刑十五年來海內習舉子業者皆知有何氏
 學所謂斷然自為一家之書望而可識別者也頃
 過武林客以漱六齋稿視余余乃不知出自誰手
 客曰士抑也又曰子何以不能辨其為士抑也余
 受而卒業焉乃嘆曰嘻士抑實捨法矣吾以法求
 之故失士抑雖然微士抑幾不能辨是甚矣捨法

之難也兩壘相薄兩雄相持而俠徒劍客獨以魚
 腸匕首成功於枕席之上則孫吳不足道矣此捨
 法喻也又喻之於禪達磨西來一門超出而億劫
 修持三千性相彈指了之佛頭坐斷文家三昧寧
 越此哉然不能盡法而遽事捨法則為不及法夫
 士抑能盡其法者也盡法者游戲跳躍無不是法
 故其意象有神其規模絕迹蓋其業在與謙應德
 之間今而後吾睹士抑之難窮也士抑以此爭長

海內海內益尊士抑旗鼓一變矣

平原之聖有西山焉曰機山曰橫雲曰陸寶曰崑
 山昔以陸氏兄弟名而崑山者亦世所稱比玉意
 也陸生洛誦構草堂實常平原村肘腋向背茲四
 山云人其中軒楹一啓則山光嵐色面面橫映盡
 可謂之

修持三千性相彈指了之佛頭坐斷文家三昧寧
越此哉然不能盡法而遺事捨法則爲不及法夫
士抑能盡其法者也盡法者游戲跳躍無不是法
故其意象有神其規模絕迹蓋其柔在與謙應德
氣內氣內益尊士咄歎楚一變矣士抑以此爭長

陸洛誦文稿題詞

平原之墅有四山焉曰機山曰橫雲曰陸寶曰崑
山皆以陸氏兄弟名而崑山者亦世所稱比玉意
也陸生洛誦構草堂實當平原村肘腋向背茲四
山云入其中軒楹一啓則山光嵐色面面攢映盡
有羣峯之勝令人起青霞思焉顧獨理世外業可
耳慙以經生義不韻也陸生者特好於是治經義
其經義之至者又都於是得之余嘗一再過生輒

爲余奏其文每奏一篇而聲殷殷振林木余爲篇
篇稱善已秋深生忽哀其文四十餘首出示余將
傳之生季弟叔交聞而曰噫嘻吾家白眉誤矣問
其所以則歷指而謂余曰此非平原村乎此非機
雲諸山乎吾嘗吊古懷賢臨村墟訪其遺蹤登羣
山想其標韻當日兩賢敝精銷魂爲文章後樹赤
幟馳英聲者皆就煙空惟河山寥閬墟落不移一
一鶴聲啖江月耳彼將爲勝業者也猶尚如是况

經生業直土苴乎亦奚以傳矣余應之曰固也然
之兩賢所爲詞賦者亦土苴也此中江山墟里自
古有之顧必藉兩賢名兩賢不存而河山之名千
載如故則土苴之爲傳也亦遠矣今之爲土苴者
即昔之爲土苴者也詎無傳乎余又聞是編生將
挾之南走越越多名公將必有鑒識如張丞相者
見而奇之稱爲雲間生文賦者焉叔交曰有是哉

其而亦以將可謂之文海亦或以文曰其長
 殊亦南古以文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亦有之為士直其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其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古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其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其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其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唐名必文稿題詞

吾松自唐文恪公以首廬入承明著作之廷後來
 詞館不佞昌與楊太史高太史徐宮詹張宮諭錢
 宮允相踵不絕然或若度之刀或若燕之函求若
 王氏之青氈者未有也今名必舉於鄉為文恪之
 從孫其行卷滔滔洪遠奇正相生余評文恪之文
 如四瑚八璣可施宗廟名必之文如干將莫邪陸
 剗犀兕水斷蛟龍青氈舊物行有望矣杜子美云

爾家最近奎三象時論同歸尺五天敢以為前導
入都門請以質之宮允當擊節否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夏夔仲文稿題詞

書當快意讀易盡昔人以為一恨余性嗜書而厭
苦帖括今日徐伯雨以一編見示自謂不能卒業
驟披一二多非常調不勝伎癢反覆終卷恨其易
盡因質作者則夏孝廉夔仲也夔仲弱冠神清玉
山照映筆端有口縱橫不羈實為文中之豪余一
見目成以為棄繻生衛洗馬季孟間溫陵蔡公於
童子科擢為第一未幾得雋易於拾芥而舉主林

太史張黃門國士之知猶爲未盡者假令見爨仲
 大全又不知作何甲乙矣武塘文藪廷魁解首間
 歲相屬惟禮闈大物尚有待耳爨仲勉之雖楚材
 晉用未必不爲峯泖生色也

朱伯升制義題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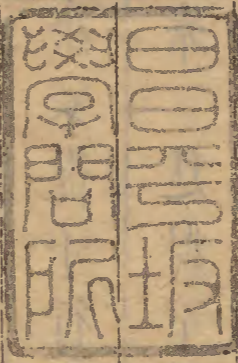
江以南治易者皆爲朱氏學蓋弇州先生導之先
 生眼白千古獨折節朱定國以爲天下士烏衣諸
 郎奉爲人師長公伯升妙擅家學頃以省觀來余
 得讀其近製姿態橫溢而典則森然窮微之思出
 以流易雕繪觸眼天真躍如其書家之子敬乎評
 書者謂右軍靈和大全俊逸是父是子竝稱神品
 而子敬意更廣焉孫虔禮非之余曰此所以爲子

敬也若純作父書安取屋上架屋山陰過父僅成
 穎川慙長耳定國為靖江今為吾郡司馬籍甚循
 異每論舉子業輒勃勃色動恨知音落落連城莫
 酬酬之其在伯升乎余聞伯升孝友大節有進於
 文者姑論其文若此其心則家學所以皆難求也
 坐地曰千古
 其以南
 未前

原孚姪制義題詞

余家從子行在賢科籍者五人自庚戌原漢宗伯
 奉 廷對至癸丑厥有原孚雖書種不荒而鳴珂
 落落若以制義論原漢少年盛氣一往即詰美成
 在久原孚顓門矣余林居課兒原孚在家塾多所
 揚挖余調不入時然所受人之徽言未嘗不為原
 孚盡也原孚攻苦茹淡自其性然其為孝廉數年
 出無車食無魚不脫酸子故步既解褐同籍方待

詔試宏詞科原孚寓書於余曰周文襄選吉士猶
 疏請改官冀一當世用豈異人哉其雅尚如此夫
 文章佳處無不可學惟濃之與淡自肖其神情非
 學所及遠公開社進淵明而退靈運甚解詩旨知
 此者可與論原孚之旨矣



徐士竑
 門人
 許經

容臺文集卷之三 終

